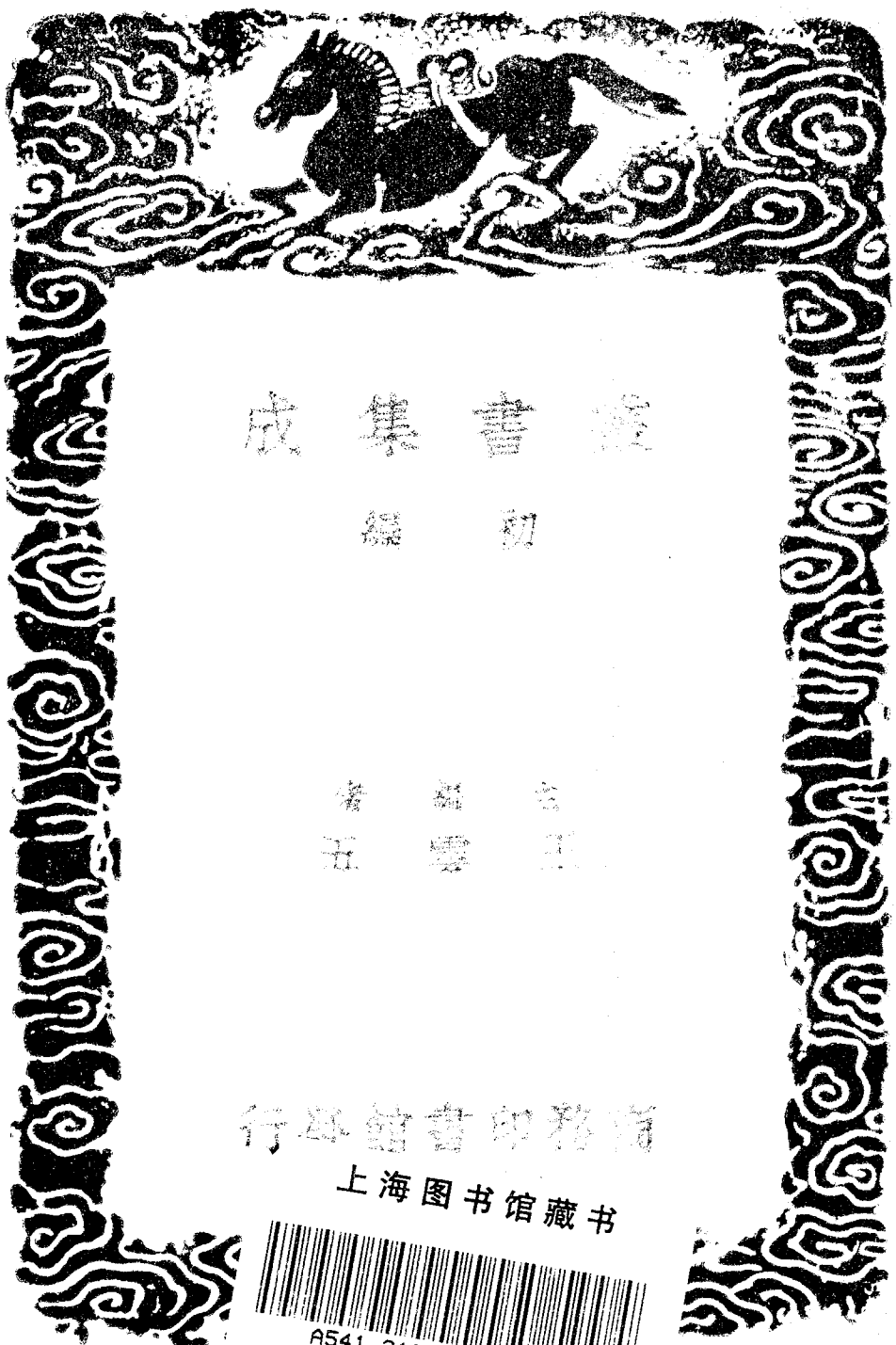


孫子十家註

三





成集書選  
編初

著 編 主  
王 雲 王

上海印刷書局發行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2 3049B



孫子十家註

(三)

孫 星 衍  
吳 人 職  
校

~~1669382~~



# 孫子十家註卷九



行軍篇

曹公曰擇便利而行也。王皙曰行軍當據地便察敵情也。張預曰知九地之變然後可以擇利而行軍故次九變。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御覽處作據諱

王皙曰處軍凡有四相敵凡三十有一。張預曰自絕山依谷至伏姦之所處則處軍之事也。自敵近而靜至必謹察之則相敵之事也。相猶察也。料也。

## 絕山依谷

曹公曰近水草利便也。李筌曰軍我敵彼也。相其依止則勝敗之數彼我之勢可知也。絕山守險也。谷近水草夫列營壘必先分卒守隘縱畜牧收樵採而後寧。杜牧曰絕過也。依近也。言行軍經過山險須近谷而有水草之利也。吳子曰無當天竈大谷之口言不可當谷但近谷而處可也。賈林曰兩軍相當敵宜擇利而動。絕山跨山依谷傍谷也。跨山無後患依谷有水草也。梅堯臣曰前為山所隔則依谷以為固。王皙曰絕度也。依謂附近耳。曹公曰近水草便利也。張預曰絕猶越也。凡行軍越過山險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則利水草。一則負險固。後漢武都羌為寇馬援討之羌在山上援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窮困悉降。羌不知依谷之利也。

視生處高。

曹公曰：生者，陽也。杜佑曰：向陽也。原本作高場也。誤從御覽改正。視謂目前生地處。軍當在高。李筌曰：向陽曰生。

在山曰高。生高之地可居也。杜牧曰：言須處高而面南也。陳皞曰：若地有東西，其法如何？答曰：然。

則面東也。賈林曰：居陽曰生。視生為無蔽冒之物也。處軍當在高。梅堯臣曰：若在陵之上，必向陽。

而居處高乘便也。張預曰：視生謂面陽也。處軍當在高阜。

戰隆無登。通典御覽隆作降。按全注云：一本作降是也。

曹公曰：無迎高也。杜佑曰：無迎高也。降下也。原本無降下也三字。脫今據通典御覽補。謂山下也。戰於山下，敵引之上山。

無登逐也。李筌曰：敵自高而下，我無登而取之。杜牧曰：隆高也。言敵人在高，我不可自下往高。迎。

敵人而接戰也。一作戰降無登降下也。賈林曰：戰宜乘下，不可迎高也。梅堯臣曰：敵處地之高，不。

可登而戰。張預曰：敵處隆高之地，不可登迎與戰。一本作戰降無登迎。謂敵下山來戰，引我上山，則。

不登迎。

此處山之軍也。通典御覽山下有谷字。

梅堯臣曰：處山當知此三者。張預曰：凡高而崇者，皆謂之山。處山拒敵，以上三事為法。

絕水必遠水。通典上有敵若二字。案絕水必遠水者，謂我過水而處，軍則必遠於水也。下云：客絕水而來，始就敵人言之。吳起書曰：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正用此文。語杜佑沿襲其文而不察所。

以致  
誤也

曹公李筌曰引敵使渡。杜佑曰引敵使寬而渡之。據通典御覽補杜牧曰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

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

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列陳備疑不敢渡梅堯臣曰前爲水所隔則遠水以引敵王皙曰我

絕水也曹說是也張預曰凡行軍過水欲舍止者必去水稍遠一則引敵使渡一則進退無礙郭淮

遠水爲陳劉備悟之而不渡是也

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通典御覽并作半度

杜佑曰半度勢不并故可敵。據通典補李筌曰韓信殺龍且於濰水夫槩敗楚子於清發是也杜牧曰

楚漢相持項羽自擊彭越令其大司馬曹咎守成臯漢軍挑戰咎涉汜水戰漢軍候半涉擊大破之水

內乃汭也誤爲內耳梅堯臣曰敵之方來迎於水濱則不渡王皙曰內當作汭迎於水汭則敵不

敢濟遠則趨利不及當得其宜也何氏曰如春秋時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得濟

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

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宋公違之故敗也吳伐楚楚師敗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

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

之。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時諸將等議曰。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淮曰。此則示弱而不足以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敢渡。唐武德中。薛萬均與羅藝守幽燕。竇建德率衆十萬寇范陽。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鬪。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爲陳。以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公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從之。建德渡水。萬均擊破之。張預曰。敵若引兵渡水來戰。不可迎之於水邊。俟其半濟。行列未定。首尾不接。擊之必勝。公孫瓚敗黃巾賊於東光。薛萬均破竇建德於范陽。皆用此術也。

欲戰者。

通典御覽  
俱無者字

無附於水而迎客。

曹公曰。附近也。杜佑曰。附近也。近水待敵。不得渡也。李筌曰。附水迎客。敵必不得渡而與我戰。

杜牧曰。言我欲用戰。不可近水迎敵。恐敵人疑我不渡也。義與上同。但客主詞異耳。梅堯臣曰。必欲戰。亦莫若遠水。王皙曰。我利在戰。則當差遠。使敵必渡而與之戰也。張預曰。我欲必戰。勿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不欲戰。則阻水拒之。使不能濟。晉將陽處父與楚將子上夾泝水而軍。陽子退舍。欲使楚人渡。子上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皆不戰而歸。

視生處高。

曹公曰。水上亦當處其高也。前向水。後當依高而處之。梅堯臣曰。水上亦據高而向陽。王皙曰。曹



公曰。水上亦當處其高。哲謂謂近水之地。下曹注云。恐漑我也。疑當在此下。何氏曰。視生向陽遠視也。軍處高遠見敵勢。則敵人不得潛來。出我不意也。張預曰。或岸邊爲陳。或水上泊舟。皆須面陽而居高。

無迎水流。

曹公曰。恐漑我也。

杜佑曰。恐漑我也。逆水流在下流也。不當處人之下流也。爲其水流漑灌人。若投

毒藥於上流也。

據通典補

李筌曰。恐漑我也。智伯灌趙襄子。光武潰王尋。迎水處高乃敗之。杜牧曰。水

流就下。不可於卑下處軍也。恐敵人開決灌浸我也。上文云。視生處高也。諸葛武侯曰。水上之陳。不逆其流。此言我軍舟船。亦不可泊於下流。言敵人得以乘流而薄我也。賈林曰。水流之地。可以漑吾軍。可以流毒藥。迎逆也。一云。逆流而營軍。兵家所忌。梅堯臣曰。無軍下流。防其決灌。救艫之戰。逆亦非便。王皙曰。當乘上流。魏曹仁征吳。欲攻濡須洲中。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謂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而敗。何氏曰。順流而戰。則易爲力。張預曰。卑地勿居。恐決水漑我。舟戰亦不可處下流。以彼沿我。泝戰不便也。兼慮敵人投毒於上流。楚令尹拒吳。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果勝。是軍須居上流也。此處水上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水上當知此五者。張預曰凡近水為陳皆謂水上之軍水上拒敵以上五事為法。

絕斥澤惟亟丟無留。

陳皞曰斥鹹鹵之地水草惡漸洳不可處軍新訓曰地固斥澤不生五穀者是也。賈林曰鹹鹵之地

多無水草不可久留。梅堯臣曰斥遠也曠蕩難守故不可留。王皙曰斥鹵也地廣且下而無所依

張預曰刑法志云山川沈斥顏師古註曰沈深水之下斥鹹鹵之地然則斥澤謂瘠鹵漸洳之所也

以其地氣溼潤水草薄惡故宜急過。

若交軍於斥澤之中通典御覽必依水草而背衆樹御覽背

曹公曰自此至上雨水沫至節杜佑不得已與敵會於斥澤中。杜佑曰言不得已與敵戰而會斥澤

之中當背稠樹以為固守蓋地利兵之助也。李筌曰急過不得戰必依水背樹夫有水樹其地無陷

溺也。一本作背衆木。杜牧曰斥鹵之地草木不生謂之飛鋒言於此忽遇敵即須擇有水草林木而

止之。梅堯臣曰不得已而會敵則依近水草背倚衆木。王皙曰猝與敵遇於此亦必就利而背固

也。張預曰不得已而會兵於此地必依近水草以便樵汲背倚林木以為險阻。

此處斥澤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斥澤當知此二者。張預曰處斥澤之地以上二事為法。

平陸處易。

曹公曰。車騎之利也。杜牧曰。言於平陸。必擇就其中坦易平穩之處。以處軍。使我車騎得以馳逐。王皙同曹公註。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平原廣野。車騎之地。必擇其坦易無坎陷之處。以居軍。所以利於馳突也。

而右背高。御覽背作倍前死後生。

曹公曰。戰便也。李筌曰。夫人利用。皆便於右。是以背之前。死致敵之地。後生我自處。杜牧曰。太公曰。軍必左川澤而右邱陵。死者下也。生者高也。下不可以禦高。故戰便於軍馬也。賈林曰。岡阜曰生。戰地曰死。岡阜處軍穩。前臨地用兵便。高後在右。回轉順也。梅堯臣曰。擇其坦易。車騎便利。右背邱陵。勢則有憑。前低後隆。戰者所便。王皙曰。凡兵皆宜向陽。既後背山。即前生後死。疑文誤也。張預曰。雖是平陸。須有高阜。必右背之。所以恃爲形勢者也。前低後高。所以便乎奔擊也。此處平陸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平陸當知此二者。張預曰。居平陸之地。以上二事爲法。

凡此四軍之利。

李筌曰。四者山水斥澤平陸也。張預曰。山水斥澤平陸之四軍也。諸葛亮曰。山陸之戰。不升其高。水

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

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曹公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御覽作亦稱帝。按王督張預同。以此四地勝之也。李筌曰：黃帝始受兵法於

風后，而滅四方，故曰勝四帝也。梅堯臣曰：四帝當為四軍字之誤歟。言黃帝得四者之利。處山則勝

山，處水上則勝水上，處斥澤則勝斥澤，處平陸則勝平陸也。王皙曰：四帝或曰當作四軍。曹公曰：黃

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一本無作亦。何氏曰：梅氏之說得之。張預曰：黃帝

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以此四地勝之。按史記黃帝紀云：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北逐葷

粥。又太公六韜言：黃帝七十戰而定天下，此卽是有四方諸侯戰也。兵家之法，皆始於黃帝，故云然也。

凡軍喜高而惡下。原本喜作好，按御覽引注云：喜一作好。則故書正作喜也。今從通典御覽改正。

梅堯臣曰：高則爽塏，所以安和，亦以便勢。下則卑溼，所以生疾，亦以難戰。王皙曰：有降無登，且遠水

患也。張預曰：居高則便於覘望，利於馳逐，處下則難以爲固，易以生疾。

貴陽而賤陰。

杜佑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據通典御覽補。梅堯臣曰：處陽則明順，處陰則晦逆。王皙曰：久處陰溼之地，

則生憂疾，且弊軍器也。張預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

養生而處實。

曹公曰：恃滿實也。養生向水草，可放牧養畜，乘實猶高也。梅堯臣曰：養生使水草處，實利糧道。王皙曰：養生謂水草糧糈之屬，處實者倚固之謂。張預曰：養生謂就善水草放牧也。處實謂倚隆高之地以居也。

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通典云：是謂必勝。軍無百疾，御覽同。按梅氏、張氏注，皆與通典本同。

李筌曰：夫人處卑下，必癘疾，惟高陽之地可居也。杜牧曰：生者陽也，實者高也。言養之於高陽，則無卑溼陰翳，故百疾不生，然後必可勝也。梅堯臣曰：能知上三者，則勢勝可必，疾氣不生。張預曰：居高面陽，養生處厚，可以必勝。地氣乾燠，故疾癘不作。

邱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

杜佑曰：隄者積土所作，皆當處其陽而右背之，戰之便也。杜牧曰：凡遇邱陵隄防之地，常居其東南也。梅堯臣曰：雖非至高，亦當前向明而右依實。王皙曰：處陽則人舒以和，器健以利也。張預曰：面陽所以貴明顯，背高所以爲險固。

此兵之地之助也。

梅堯臣曰：兵所利者，得形勢以爲助。張預曰：用兵之利，得地之助。

上雨水沫至。通典水上有下字御覽同欲涉者待其定也。

曹公曰恐半涉而水遽漲也。杜佑曰恐半渡水而遂漲上雨水當清而反濁沫至此敵人權遏水之占也欲以中絕軍凡地有水欲漲沫先至皆為絕軍當待其定也。李筌曰恐水暴漲。杜牧曰言過溪澗見上流有沫此乃上源有雨待其沫盡水定乃可涉不爾半涉恐有暴水卒至也。梅堯臣曰流沫未定恐有暴漲。王皙曰水漲則沫涉步濟也曹說是也。張預曰渡未及畢濟而大水忽至也沫謂水上泡漚。

凡地有絕澗。

前後險峻水橫其中。

天井。通典御覽天井上有過字者衍

四面峻坂澗壑所歸。

天牢。

三面環絕易入難出。

天羅。

草木蒙密鋒鏑莫施。

天陷。

卑下汗潭車騎不通。

天隙。

通典隙作郟御覽同又御覽下有天害二字

兩山相向洞道狹惡六害皆梅堯臣註。

必亟去之勿近也。

曹公曰山深水大者為絕澗四方高中央下為天井深山所過若蒙籠者通典作深水大潭葭葦蒙籠所隱蔽者御覽作深水所居

者蒙籠為天牢可以羅絕人者為天羅地形陷者通典上有陂湖泥為天陷山澗原本澗下有道字者迫

狹地形深數尺長數丈者為天隙案通典長數丈者下有丘陵無坎地形堦堦者天郟也御覽無杜牧曰軍讖曰地形坳下大水所

及謂之天井山澗迫狹可以絕人謂之天牢澗水澄闊不測淺深道路泥潭人馬不通謂之天陷地多

溝坑坎陷木石謂之天隙林木隱蔽葦葭深遠謂之天羅賈林曰兩岸深闊斷人行為絕澗下中之

下為天井四邊澗險水草相兼中央傾側出入皆難為天牢道路崎嶇或寬或狹細澀難行為天羅地

多沮洳為天陷兩邊險絕形狹長而數里中間難通人行可以絕塞出入為天隙此六害之地不可近

背也梅堯臣曰六害尚不可近況可留乎王皙曰皙謂絕澗當作絕天澗脫天字耳此六者皆自

然之形也牢謂如獄牢羅謂如網羅也陷謂溝坑淤潭之所隙謂木石若隙罅之地軍行過此勿近不

然則脫有不虞。智力無所施也。張預曰：谿谷深峻，莫可過者，為絕澗。外高中下，衆水所歸者，為天井。山險環繞，所入者隘，為天牢。林木縱橫，葭葦隱蔽者，為天羅。陂池泥濘，漸車凝騎者，為天陷。道路迫狹，地多坑坎者，為天隙。凡遇此地，宜遠過不可近之。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曹公曰：用兵常遠六害，今敵近背之，則我利敵凶。李筌曰：善用兵者，致敵之受害之地也。杜牧曰：

迎向也，背倚也。言遇此六害之地，吾遠之向之，則進止自由，敵人近之倚之，則舉動有阻，故我利而敵凶也。梅堯臣曰：言六害當使我遠而敵附，我向而敵倚，則我利敵凶。張預曰：六害之地，我既遠之，

向之，敵自近之，倚之，我則行止有利，彼則進退多凶也。

軍旁原本作軍行，按此言處軍之地，必謹覆索之，故篇首云：凡處軍，有險阻，蔣潢，原本無蔣字，通典御覽俱有之。按唐李靖兵法

云：蔣潢，蔣蒼，則必索其，并生葭葦也。原本無生字，按後人因既脫蔣字，故并生字刪之。山林，蔣蒼，御覽山林

伏，是用此語也。無者脫，并生葭葦也。今據通典及御覽補，又御覽一作并生葭葦。 同 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藏處也。原本無藏字，據通典御覽補。

曹公曰：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也。蔣者，水草之藂生也。蔣者，以下原本無，杜佑通典及御覽有

所云：乃用曹注語。潢者，池也。并者，下也。葭葦者，御覽又引注云：并生葭也。後人妄刪之。 潢者，池也。并者，下也。葭葦者，御覽又引注云：并生葭

藂蒼者，可屏蔽之處也。此以上論地形也。以下相敵情也。杜佑曰：此言伏姦之地，當覆索也。險者一



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地也。蔣者水草之藂生也。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葦者衆草所聚也。山林者衆木所居也。蘩蒼者可以屏蔽之處也。此以上相地形也。此以下察敵情也。蘩蒼草木之相蒙蔽。可以藏兵處。必覆索之也。據通典 御覽補 李筌曰。以下恐敵之奇伏誘詐也。梅堯臣曰。險阻隘也。山林之所產。潢井下也。葭葦之所生。皆蘩蒼足以蒙蔽。當掩搜。恐有兵伏。張預曰。險阻邱阜之地。多生山林。潢井卑下之處。多產葭葦。皆蘩蒼可以蒙蔽。必降索之。恐兵伏其中。又慮姦細潛隱。覘我虛實。聽我號令。伏姦當爲兩事。

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

梅堯臣曰。近而不動。倚險故也。王皙曰。恃險故不恐也。

遠而挑戰者。通典作敵遠而挑人者 御覽同 欲人之進也。

杜牧曰。若近以挑我。則有相薄之勢。恐我不進。故遠也。陳皞曰。敵人相近而不挑戰。恃其守險也。若

遠而挑戰者。欲誘我使進。然後乘利而奮擊也。梅堯臣同陳皞註。王皙曰。欲致人也。挑謂撻驍敵

求戰。張預曰。兩軍相近而終不動者。倚恃險固也。兩軍相遠而數挑戰者。欲誘我之進也。尉繚子曰。

分險者無戰心。言敵人先得分險地。則我勿與之戰也。又曰。挑戰者無全氣。言相去遠。則挑戰而延誘

我進。即不可以全氣擊之。與此法同也。

其所居者易利也。通典作其所處者。居易利也。御覽同。原本作其所居易者利也。按杜佑賈林諸家皆以此承上文言之。不別為一事。則者字應在易字上。後人以上下文比例之。臆改在下耳。又按注云。士爭其所居者。易利也。者字亦在上。從通典御覽改。

曹公曰。所居利也。杜佑曰。所居利也。言敵去我遠。但遣輕捷。欲使我前就之。其所處者平利也。挑徒

弔反。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居易之地。致人之利。杜牧曰。言敵不居險阻而居平易。必有以便利於事也。

一本云。士爭其所居者。易利也。陳皞曰。言敵人得其地利。則將士爭以居之也。賈林曰。敵之所居

地多便利。故挑我使前。就己之便。戰則易獲其利。慎勿從之也。梅堯臣曰。所居易利。故來挑我。王

哲同曹公註。張預曰。敵人捨險而居易者。必有利也。或曰。敵欲人之進。故處於平易。以示利而誘我

也。

衆樹動者來也。

曹公曰。斬伐樹木。除道進來。故動。梅堯臣同曹公註。張預曰。凡軍必遣善視者。登高覘敵。若見林

木動搖者。是斬木除道而來也。或曰。不止除道。亦將為兵器也。若晉人伐木益兵是也。

衆草多障者疑也。

曹公曰。結草為障。欲使我疑也。杜佑曰。結草多障。欲使我疑。稠草中多障蔽者。敵必避去。恐追及多

作障蔽。使人疑有伏焉。杜牧曰。言敵人或營壘未成。或拔軍潛去。恐我來追。或為掩襲。故結草使往

往相聚。如有人伏藏之狀。使我疑而不敢進也。賈林曰。自此至無約而請和節。李筌注原本誤於將不重也。注下結草多爲障蔽者。欲使我疑之。於中兵必不實。欲別爲攻襲。宜審備之。張預曰。或敵欲追我。多爲障蔽。設留形而遁。以避其追。或欲襲我。叢聚草木。以爲人屯。使我備東而擊西。皆所以爲疑也。鳥起者。伏也。

曹公曰。鳥起。其上下有伏兵。杜佑曰。下有伏兵往藏。觸鳥而驚起也。李筌曰。藏兵曰伏。張預曰。鳥適平飛。至彼忽高起者。下有伏兵也。

獸駭者。覆也。

曹公曰。敵廣陳張翼來覆我也。李筌曰。不意而至曰覆。杜牧曰。凡敵欲覆我。必由他道險阻林木之中。故驅起伏獸駭逸也。覆者。來襲我也。陳皞曰。覆者謂隱於林木之內。潛來掩我。候兩軍戰酣。或出其左右。或出其前後。若驚駭伏獸也。梅堯臣曰。獸驚而奔。旁有覆。張預曰。凡欲掩覆人者。必由險阻草木中來。故驚起伏獸奔駭也。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

杜佑曰。車來行疾。塵相衝故高也。杜牧曰。車馬行疾。仍須魚貫。故塵高而尖。梅堯臣曰。蹄輪勢重。塵必高銳。張預曰。車馬行疾而勢重。又轍迹相次而進。故塵埃高起而銳直也。凡軍行須有探候之

人在前若見敵塵必馳報主將如潘黨望晉塵使聘而告是也

卑而廣者徒來也

杜牧曰步人行遲可以並列故塵低而闊也梅堯臣曰人步低輕塵必卑廣王皙曰軍馬起塵猛

步人則差緩也張預曰徒步行緩而迹輕又行列疎遠故塵低而來

散而條達者樵採也通典御覽并作薪採也案此與李筌本同

杜佑曰塵散衍而條達各行所求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煙塵之候晉師伐齊曳柴從之齊人登山望而畏

其衆乃夜遁薪來即其義也此筌以樵採二字為薪來字杜牧曰樵採者各隨所向故塵埃散衍條

達縱橫斷絕貌也梅堯臣曰樵採隨處塵必縱橫王皙曰條達纖微斷續之貌張預曰分遣斷

役隨處樵採故塵埃散亂而成遂道

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杜佑曰原本作杜牧字誤耳今從通典改正欲立營壘以輕兵往來為斥候故塵少也梅堯臣曰輕兵定營往來塵少

張預曰凡分柵營者必遣輕騎四面近視其地欲周知險易廣狹之形故塵微而來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曹公曰其使來辭卑使閒視之敵人增備也杜牧曰言敵人使來言辭卑遜復增壘堅壁若懼我者

是欲驕我使懈怠必來攻我也。趙奢救闕與去邯鄲三十里。增壘不進。秦閒來必善食遺之。閒以報秦將。秦將果大喜曰。闕與非趙所有矣。奢既遣秦閒。乃倍道兼行。掩秦不備。擊之。遂大破秦軍也。梅堯臣曰。欲進者外則卑辭。內則益備。疑我也。張預曰。使來辭遜。敵復增備。欲驕我而後進也。田單守即墨。燕將騎劫圍之。單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使妻妾編行伍之閒。散食饗士。乃使女子乘城約降。燕大喜。又收民金千鎰。令富豪遣使遺燕將書曰。城卽降。願無虜妻妾。燕人益懈。乃出兵擊。大破之。

辭詭而強進驅者退也。原本作辭強而進驅者。案曹注。詭詐也。杜佑注同。是古本有。詭字。今據通典改正。其御覽同。今本者。宋以後人改之也。

曹公曰。詭詐也。杜佑曰。詭詐也。示驅馳無所畏。是知欲退也。杜牧曰。吳王夫差北征。會晉定公於黃池。越王句踐伐吳。吳晉方爭長未定。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必會而先之。吳王曰。先之若何。雒曰。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乃能至也。於是吳王以帶甲三萬人。去晉軍一里。聲動天地。晉使董褐視之。吳王親對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吳將毒我。不可與戰。乃許先敵。吳王既會。遂還焉。梅堯臣曰。欲退者。使既詞壯。兵又彊進。脅我也。王皙曰。辭彊示進形。欲我不虞其去也。張預曰。使來辭壯。軍又前進。欲脅我而求退也。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慙也。來日請相見。晉叟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宵遁。

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此亦無出字。按下文杜牧注引此亦有出字。御覽同。無者脫。

曹公曰。陳兵欲戰也。杜佑曰。陳兵欲戰也。輕車。馳車。在陳側。據通典御覽補。杜牧曰。出輕車。先定戰。陳疆

界也。賈林曰。輕車前禦。欲結陳而來也。張預曰。輕車戰車也。出軍其旁。陳兵欲戰也。按魚麗之陳。

先偏後伍。言以車居前。以伍次之。然則是欲戰者。車先出其側也。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杜佑曰。未有要約而使來請和。有閒謀也。李筌曰。無質盟之約。請和者。必有謀於人。田單詐騎劫。紀

信誑項羽。卽其義也。杜牧曰。貞元三年。吐蕃首領尙結贊。因侵掠河曲。遇疫癘。人馬死者大半。恐不

得回。乃詐與侍中馬燧疑懇。因奏請盟會。燧乃盟之。時河中節度使渾瑊奏曰。若國家勒兵境上。以謀

伐爲計。蕃戎請盟。亦聽信之。今吐蕃無所求於國家。遽請盟會。必恐不實。上不納。渾瑊率衆二萬。屯涇

州平涼縣。盟壇在縣西三十里。五月十三日。瑊率三千人會壇所。吐蕃果衷甲劫盟焉。陳皞曰。因盟

相劫。不獨國朝。晉楚會於宋。楚人衷甲欲襲晉。晉人知之。是以失信也。今言無約而請和。蓋總論兩國

之師。或侵或伐。彼我皆未屈弱。而無故請好和者。此必敵人國內有憂危之事。欲爲苟且暫安之計。不

然。則知我有可圖之勢。欲使不疑。先求和好。然後乘我不備。而來取也。石勒之破王浚也。先密爲和好。

又臣服於浚。知浚不疑。乃請修朝覲之禮。浚許之。及入。因誅浚而滅之。梅堯臣曰。無約請和。必有姦

謀。王皙曰：無故驟請和者，宜防他謀也。張預曰：無故請和，必有姦謀。漢高祖欲擊秦軍，使酈食其持重寶，啗其將賈豎。秦將果欲連和高祖，因其怠而擊之。秦師大敗。又晉將李矩守滎陽，劉暢以三萬人討之。矩遣使奉牛酒請降，潛匿精兵，見其弱卒，暢大饗士卒，人皆醉飽，矩夜襲之，暢僅以身免。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

杜佑曰：自與偏將期也。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戰有期，及將用，是以奔走之。

杜牧曰：上文經車先出居其

側者，陳也。蓋先出車定戰場，立旗爲表，奔走赴表，以爲陳也。旗者，期也。與民期於下也。周禮大蒐曰：

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賈林曰：尋常之期不合，奔走必有遠兵相應，有晷刻之期，必欲合勢同來

攻我，宜速備之。梅堯臣曰：立旗爲表，奔以赴列。王皙曰：陳而期民將求戰也。張預曰：立旗爲表，

與民期於下，故奔走以赴之。周禮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

半進半退者，誘也。

李筌曰：散於前。杜牧曰：僞爲雜亂不整之狀，誘我使進也。梅堯臣曰：進退不一，欲以誘我。王皙

曰：詭亂形也。張預曰：詐爲亂形，是誘我也。若吳子以囚徒示不整，以誘楚師之類也。

倚仗而立者，原本作杖而立者，按杜佑注云：倚仗矛戟而立，又梅氏張氏俱云：倚兵而立，是故書作倚仗也。從通典御覽改正。飢也。

杜佑曰：倚仗矛戟而立者，飢之意。李筌曰：困不能齊。杜牧曰：不食必困，故杖也。梅堯臣曰：倚兵

而立者。足見飢弊之色。王皙曰。倚杖者。困餒之相。張預曰。凡人不食則困。故倚兵器而立。三軍飲

食。上下同時。故一人飢則三軍皆然。

汲而先飲者。通典作汲。役先飲者。御覽作汲。設飲者。按御覽誤。渴也。

李筌曰。汲未至先飲者。士卒之渴。杜牧曰。命之汲水。未汲而先飲者。渴也。觀一人。三軍可知也。梅

堯臣同杜牧註。王皙曰。以此見其衆行驅飢渴也。張預曰。汲者未及歸營而先飲水。是三軍渴也。

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通典見利上有向人二字。御覽同。

曹公曰。士卒之疲勞也。杜佑曰。士疲勞也。敵人來見我利而不能擊進者。疲勞也。李筌曰。士卒難

用也。梅堯臣曰。人其困乏。何利之趨。張預曰。士卒疲勞。不可使戰。故雖見利。將不敢進也。

鳥集者。虛也。

杜佑曰。敵大作營壘。示我衆而鳥集止其上者。其中虛也。李筌曰。城上有鳥。師其遁也。杜牧曰。設

留形而遁。齊與晉相持。叔向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後周齊王憲伐高齊。將班師。乃以柏葉爲幕。燒

糞壤去。高齊視之。二日乃知其空營。追之不及。此乃設留形而遁走也。陳皞曰。此言敵人若去。營幕必

空。禽鳥既無畏。乃鳴集其上。楚子元伐鄭。將奔。諜者告曰。楚幕有鳥。乃止。則知其設留形而遁也。是此

篇蓋孫子辯敵之情僞也。梅堯臣曰。敵人既去。營壘空虛。鳥鳥無猜。來集其上。張預曰。凡敵潛退。



必奔營幕。禽鳥見空，鳴集其上。楚伐鄭，鄭人將奔，諜告曰：「楚幕有鳥，乃止。」又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鳥，齊師其遁。」此乃設留形而遁也。

夜呼者，恐也。通典呼上，有喧字。

曹公曰：「軍士夜呼，將不勇也。」杜佑曰：「軍士夜喧呼，將不勇也。相驚無備者，恐懼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

士卒怯而將懦，故驚恐相呼。杜牧曰：「恐懼不安，故夜呼以自壯也。」陳皞曰：「十人中一人有勇，雖九

人怯懦，恃一人之勇，亦可自安。今軍士夜呼，蓋是將無勇。曹說是也。」孟氏同陳皞註。張預曰：「三軍

以將爲主，將無膽勇，不能安衆，故士卒恐懼而夜呼。若晉軍終夜有聲是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

李筌曰：「將無威重，則軍擾。」杜牧曰：「言進退舉止，輕佻率易，無威重，軍士亦擾亂也。」陳皞曰：「將法令

不嚴，威容不重，士因以擾亂也。」梅堯臣同陳皞註。張預曰：「軍中多驚擾者，將不持重也。」張遼屯長

社，夜軍中忽亂，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士安坐，遼中陳而立。

有頃即定，此則能持重也。自遼中陳以下至下文，惟無武進注，當以正原本，誤於依水草而背衆樹下，今改正。

旌旗動者，亂也。通典御覽，俱無旌字。

杜佑曰：「旌旗謬動，抵東觸西，傾倚者，亂也。」杜牧曰：「魯莊公敗齊于長勺，曹劌請逐之，公曰：「若何？」對曰：

視其轍亂而旗靡。故逐之。梅堯臣曰：旌旗輒動，偃亞不次，無紀律也。張預曰：旌旗所以齊衆也，而動搖無定，是部伍雜亂也。

吏怒者倦也。

杜佑曰：軍吏悉怒，將者疲倦也。據通典御覽補杜牧曰：衆悉倦弊，故吏不畏而忿怒也。陳諱曰：將與不急

之役，故人人倦弊也。賈林曰：人困則多怒。梅堯臣曰：吏士倦煩，怒不畏避也。張預曰：政令不一，

則人情倦，故吏多怒也。晉楚相攻，晉裨將趙旃魏錡怒而欲敗晉軍，皆奉命于楚。卻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是也。

粟馬肉食，軍無懸甌。今本通典作缶，按注云：甌即缶之類，則通典故作甌，以形近譌。爲缶耳，御覽作甌，亦字誤。當爲甌，又按甌者，缶之或體字也。不返。通典御覽俱作不及，其舍者窮寇也。

杜佑曰：穀馬食肉，不復積蓄，無懸甌。舊作簞，誤。今改正。之食，欲死戰窮寇也。甌即缶之類也。據通典御覽補，按類也。簞，籜字。皆誤。一云：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軍無懸甌，不返其舍者，窮寇也。李筌曰：殺其馬而食肉，故

曰：軍無糧也。不返舍者，窮迫不及竈也。杜牧曰：粟馬，言以糧穀秣馬也。肉食者，殺牛馬饗士也。軍無懸甌者，悉破之，示不復炊也。不返其舍也，晝夜結部伍也。如此皆是窮寇，必欲決一戰爾。甌，音府，炊器

也。梅堯臣曰：給糧以秣乎馬，殺畜以饗乎士，棄甌不復炊，暴露不返舍，是欲決戰而取勝也。王皙

曰粟馬肉食。所以爲力且久也。軍無餽。不復飲食也。不返舍。無回心也。皆謂以死決戰耳。敵如此者。當堅守以待其弊也。張預曰。捐糧穀以秣馬。殺牛畜以饗士。破釜及餽。不復炊爨。暴露兵衆。不復反舍。茲窮寇也。孟明焚舟。楚軍破釜之類是也。

諄諄翁翁。徐言入入者。原本作徐與人言者。按入入猶如如。安徐之義。故從通典御覽改正。失衆也。

曹公曰。諄諄語貌。翁翁失志貌。杜佑曰。諄諄語貌。又不足貌。翁翁者。不真也。其上失卒之心。少氣之

意。徐言入入者。與之言安徐之貌者。此將其失衆也。諄。章倫反。翁。許及反。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諄諄翁翁。

竊語貌。士卒之心恐上。則私語而言。是失衆也。杜牧曰。諄諄者。乏氣聲促也。翁翁者。顛倒失次貌。如

此者。憂在內。是自失其衆心也。賈林曰。諄諄竊議貌。翁翁不安貌。徐與人言。遞相問貌。如此者。必散

失部曲也。梅堯臣曰。諄諄吐誠懇也。翁翁曠職事也。緩言疆安。恐衆離也。王皙曰。諄諄語誠懇之

貌。翁翁者。患其上也。將失人心。則衆相與語。誠懇而患其上也。何氏曰。兩人竊語。誹議主將者也。

張預曰。諄諄語也。翁翁聚也。徐緩也。言士卒相聚。私語低緩而言。以非其上。是不得衆心也。

數賞者。窘也。

孟氏曰。軍實窘也。恐士卒心怠。故別行小惠也。杜佑曰。軍不素敵。數行賞。欲士卒之力戰者。此恐窘

也。渠殞反。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窘則數賞以勸進。杜牧曰。勢力窮窘。恐衆爲叛。數賞以悅之。梅堯臣

曰勢窮憂叛離。屢賞以悅衆。王皙曰：衆窘而不和裕，則數賞以悅之。張預曰：勢窘則易離，故屢賞以撫士。

數罰者困也。

杜佑曰：數行刑罰者，教令廢弛，是困軍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困則數罰以勵士。杜牧曰：人力困弊，不

畏刑罰，故數罰以懼之。梅堯臣曰：人弊不堪命，屢罰以立威。王皙曰：衆困而不精勤，則數罰以脅

之也。張預曰：力困則難用，故數罰以畏衆。

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通典作不情之至也。御覽同。按注意則杜佑本作不情也。

曹公曰：先輕敵，後聞其衆，則心惡之也。杜佑曰：先行卒暴於士卒，而後欲畏己者，此將不情之極也。

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先輕後畏，是勇而無剛者，不精之甚也。杜牧曰：料敵不精之甚。賈林曰：教令不

能分明，士卒又非精練，如此之將，先欲彊暴伐人，衆悖則懼也。至懦之極也。梅堯臣曰：先行乎嚴暴，

後畏其衆離，訓罰不精之極也。王皙曰：敵先行刻暴，後畏其衆離，為將不精之甚也。何氏曰：寬猛

相濟，精於將事也。張預曰：先輕敵，後畏人，或曰：先刻暴，御下，後畏衆叛己，是用威行愛不精之甚，故

上文以數賞數罰而言也。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杜佑曰。戰未相伏。而下意氣相委謝者。欲休息也。李筌曰。徐前而疾後曰委謝。杜牧曰。所以委質來謝。此乃勢已窮。或有他故。必欲休息也。賈林曰。氣委而言謝者。欲求兩解。梅堯臣曰。力屈欲休。兵委質以來謝。王皙曰。勢不能久。張預曰。以所親愛委質來謝。是勢力窮極。欲休兵息戰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曹公曰。備奇伏也。

孟氏曰。備有別應。

杜佑曰。備奇伏也。此必有閒諜也。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是軍必

有奇伏。須謹察之。

杜牧曰。盛怒出陳。久不交刃。復不解去。有所待也。當謹伺察之。恐有奇伏旁起也。

梅堯臣曰。怒而來逆我。久而不接戰。且又不解去。必有奇伏以待我。此以上論敵情。張預曰。勇怒而來。既不合戰。又不引退。當密伺之。必有奇伏也。

兵非益多也。

曹公曰。權力均。一云。兵非貴益多。

賈林曰。不貴衆擊寡。所貴寡擊衆。

王皙曰。皙謂權力均足矣。不

以多爲益。

張預曰。兵非增多於敵。謂權力均也。

惟無武進。

曹公曰。未見便也。

賈林曰。武不足專進。專進則暴。

王皙曰。不可但恃武也。當以計智料敵而行。

張預曰。武剛也。未能用剛武以輕進。謂未見利也。

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

曹公曰：廝養足也。李筌曰：兵衆武用力均，惟得人者勝也。杜牧曰：言我與敵人兵力皆均，惟未能用武前進者，蓋未得見其人也。但能於廝養之中，揀擇其材，亦足併力料敵而取勝，不假求於他也。陳皞曰：言我兵力不多於敵，又無利便可進，不必他國乞師，但於廝養中併力取人，亦可破敵也。賈林曰：雖我武勇之力，而輕進足以智謀料敵，併力而取敵人也。梅堯臣曰：武繼也。兵雖不足以繼進，足以併給役廝養之力量敵而取勝也。王皙曰：皙謂善分合之變者，足以併力乘敵閒，取勝人而已。故雖廝養之輩可也。況精兵乎？曹說是也。張預曰：兵力既均，又未見便，雖未足剛進，足以取人於廝養之中，以併兵合力，察敵而取勝，不必假他兵以助己。故尉繚子曰：天下助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爲天下先戰，此言助卒無益，不如已有兵法也。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杜佑曰：已無智慮而外易人者，必爲人所擒。據通典補杜牧曰：無有深謀遠慮，但恃一夫之勇，輕易不顧

者，必爲敵人所擒也。陳皞曰：惟猶獨也。此言殊無遠慮，但輕敵者，必爲其所擒，不獨言其勇也。左傳

曰：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則小敵亦不可輕。王皙曰：唯不能料敵，但以武進，則必爲敵所擒，明患不在

於不多也。張預曰：不能料人，反輕敵以武進，必爲人所擒也。齊晉相攻，齊侯曰：吾姑滅此而朝食，不

介馬而馳之爲晉所敗是也。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

杜牧曰：恩信未洽，不可以刑罰齊之。梅堯臣曰：傳上世德以至之，恩以親之，恩德未敷，罰則不服，故怨而難使。王皙曰：恩信非素浹洽於人心，未附也。張預曰：驟居將師之位，恩信未加於民，而遽以刑罰齊之，則怒恚而難用。故田穰苴曰：臣素卑賤，士卒未附，百姓不信，又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是也。

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

曹公曰：恩信已洽，若無刑罰，則驕情難用也。梅堯臣曰：恩德既洽，刑罰不行，則驕不可用。王皙曰：所謂若驕子也。張預曰：恩信素洽，士心已附，刑罰寬緩，則驕不可用也。

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

曹公曰：文，仁也；武，法也。李筌曰：文，仁恩；武，威罰。杜牧曰：晏子舉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也。王皙曰：吳起云：總文武者，軍之將，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是謂必取。

杜牧曰：文武既行，必也取勝。梅堯臣曰：令以仁恩，齊以威刑，恩威並著，則能必勝。張預曰：文恩以

悅之。武威以肅之。畏愛相兼。故戰必勝。攻必取。或問曰。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言先威也。孫武先愛何也。曰。書之所稱。仁人之兵也。王者之於民。恩德素厚。人心已附。及其用之。惟患乎寡威也。武之所陳。戰國之兵也。霸者之於民。法令素酷。人心易離。及其用之。惟患乎少恩也。

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通典作令素行以教其人者。也。令素行則人服。御覽同。

梅堯臣曰。素舊也。威令舊立。教乃聽服。張預曰。將令素行。其民已信。教而用之。人人聽服。

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通典作令素不行。則人不服。御覽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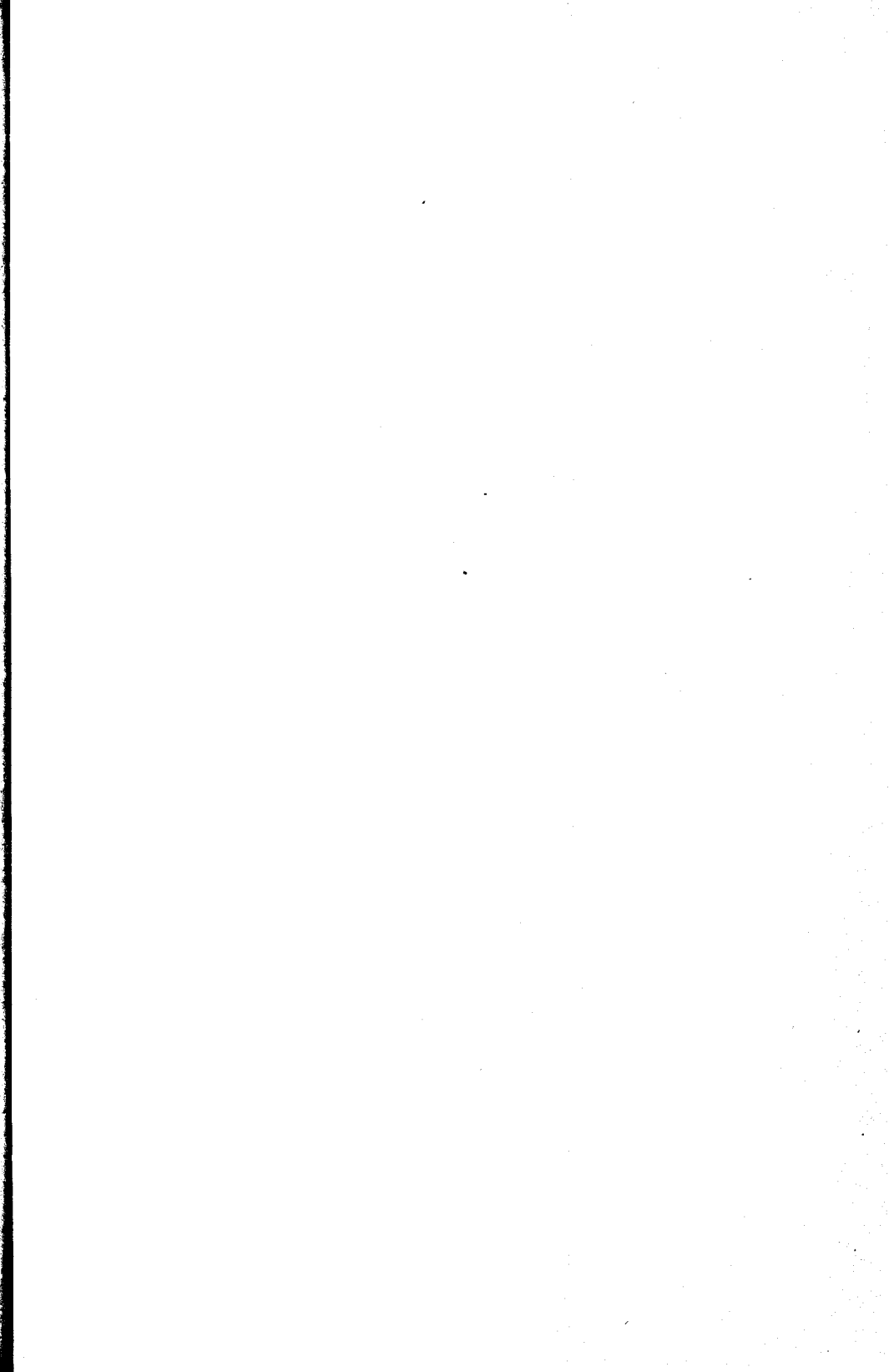
王皙曰。民不素教。難卒爲用。何氏曰。人既失訓。安得服教。

令素信著者。原本作素行者。按注意則故書。當爲信著者。從通典御覽改正。與衆相得也。

杜牧曰。素先也。言爲將居當無事之時。須恩信威令。先著於人。然後對敵之時。行令立法。人人信伏。韓信曰。我非素得拊循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也。所以使之背水。令其人人自戰。以其非素受恩信。威令之從也。陳皞曰。晉文公始入國。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此言欲令民不苟其生也。於是出定襄王。此言示以事君之大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又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此言在往年伐原。不貪其利。而守其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此言人無貪詐也。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大蒐以示之禮。及戰之時。少長有禮。其可



用也。此五者，教人之本也。夫令要在先申，使人聽之不惑，法要在必行，使人守之無輕信者也。三令五申，示人不惑也。法令簡當，議在必行，然後可以與衆相得也。梅堯臣曰：信服已久，何事不從。王皙曰：知此者，始可言其并力勝敵矣。張預曰：上以信使民，民以信服上，是上下相得也。尉繚子曰：令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申，言號令一出，不可反易，自非大過大疑，則不須更改申明，所以使民信也。諸葛亮與魏軍戰，以寡對衆，卒有當代者，不留而遣之，曰：信不可失。於是人人願留一戰，遂大敗魏兵是也。



# 孫子十家註卷十

地形篇曹公曰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張預曰凡軍有所行先五十里內山川形勢動使軍士伺其伏兵將  
乃自行視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  
故行師越境審地形而立勝故次行軍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

梅堯臣曰道路交達

有挂者通典作掛非

梅堯臣曰網羅之地往必掛綴

有支者

梅堯臣曰相持之地

有隘者

梅堯臣曰兩山通谷之間

有險者

梅堯臣曰山川邱陵也

有遠者。

曹公曰。此六者地之形也。杜佑曰。此六地之名。教民居之。得便利則勝也。梅堯臣曰。平陸也。張

預曰。地形有此六者之別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

杜佑曰。謂俱在平陸。往來通利也。張預曰。俱在平陸。往來通達。

通形者。通典作居通地先居高陽。通典先下有據其地三字利糧道。以戰則利。

曹公曰。寧致人無致於人。杜佑曰。寧致人無致於人。已先據高地。分爲屯守於歸來之路。無使敵絕

己糧道也。李筌曰。先之以待敵。杜牧曰。通者。四戰之地。須先據高陽之處。勿使敵人先得。而我後

至也。利糧道者。每於津阨。或敵人要衝。則築壘。或作甬道。以護之。賈林曰。通形者。無有岡坡。亦無要

害。故兩通往來。處高易于望候。向陽視生。通糧道。便易轉運。於此利於戰也。梅堯臣曰。先據高陽。利

糧通阨。敵人來至。我戰則利。王皙同曹公註。何氏同杜佑註。張預曰。先處戰地。以待敵。則致人

而不致於人。我雖高居面陽。坐以致敵。亦慮敵人不來赴戰。故須使糧餉不絕。然後爲利。

可以往。難以返。曰挂。

杜佑曰。掛者。牽掛也。

挂形者。通典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通典無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

李筌曰。往難以返。曰挂。杜牧曰。挂者。險阻之地。與敵共有。犬牙相錯。動有挂礙也。往攻敵。敵若無備。攻之必勝。則雖與險阻相錯。敵人已敗。不得復邀我歸路矣。若往攻敵人。敵人有備。不能勝之。則為敵人守險阻。邀我歸路。難以返也。陳皞曰。不得已陷在此。則須為持久之計。掠取敵人之糧。以伺利便而擊之。杜佑曰。敵無備。出攻之勝可也。有備不得勝之。則難還返也。梅堯臣曰。出其不意。往則獲利。若其有備。往必受制。張預曰。察知敵情。果為無備。一舉而勝之。則可矣。若其有備。出而弗克。欲戰則不可留。欲歸則不得返。非所利也。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

杜佑曰。支。久也。俱不便。久相持也。張預曰。各守險固以相持。

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杜佑曰。利。利我也。佯背我去。我無出。逐待其引而擊之。可敗也。李筌曰。支者。兩俱不利。如挂之形。故

各分其勢。杜牧曰。支者。我與敵人各守高險對壘。而軍中有平地。狹而且長。出軍則不能成陳。遇敵則自下禦上。彼我之勢俱不利便。如此則堂堂引去。伏卒待之。敵若躡我。候其半出。發兵擊之。則利。若敵人先去。以誘我。我不可出也。陳皞曰。此說理繁而語倒。但彼此出軍。地形不便。敵若設利誘我而

去。我慎勿追之。我若引去。敵止則已。若來襲我。候其半出。則急擊之。賈林曰。支者。隔險阻。可以相要截。足得相支持。故不利先出也。梅堯臣曰。各居所險。先出必敗。利而誘我。我不可愛。僞去引敵。半出而擊。王皙曰。敵不肯至。則設奇伏而退。且詭之。令必出。張預曰。利我。謂佯背我去也。不可出攻。我捨險則反爲所乘。當自引去。敵若來追。伺其半出。行列未定。銳卒攻之。必獲利焉。李靖兵法曰。彼此不利之地。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擊之。

隘形者。

通典者作曰。

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

杜佑曰。盈。滿也。以兵陳滿隘形。欲使敵不得進退也。

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

曹公曰。隘形者。兩山閒通谷也。敵勢不得撓我也。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也。敵若先居此地。齊口陳。勿從也。卽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也。杜佑曰。謂齊口亦滿也。如水之滿器。與口齊也。若我居之。平易險阻。皆制在我。然後出奇以制敵。若敵人據隘之半。不知齊口滿盈之道。我則入隘以從之。蓋敵亦在隘。我亦在隘。俱得地形。勝敗在我。不在地形也。夫齊口盈滿之術。非惟隘形。獨解有口。譬如平坡迴澤。車馬不通。舟楫不勝。中有一逕。亦須據其路口。使敵不得進也。諸可知矣。李筌曰。盈。平也。敵先守隘。我去之。趙不守井陘之口。韓信下之。陳豨不守漳水。高祖下之是也。杜牧曰。

盈者滿也。言遇兩山之閒，中有通谷，則須當山口爲營，與兩山口齊。如水之在器而盈滿也。陳皞曰：隘口言陳是也，言營非也。賈林曰：從逐也。盈實也。敵若實而滿之，則不可逐討。若虛而無備，則入而討之。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同曹公註。張預曰：左右高山，中有平谷，我先至之，必齊滿山口，以爲陳，使敵不得進也。我可以出奇兵，彼不能以撓我。敵若先居此地，盈塞隘口而陳者，不可從也。若雖守隘口，俱不滿齊者，入而從之，與敵共此險阻之利。吳起曰：無當天竈。天竈者，大谷之口，言不可迎隘口而居之也。

險形者，通典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

杜佑曰：居高陽之地，以待敵人，敵人從其下陰而來，擊之則勝。

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

曹公曰：地形險隘，尤不可致於人。杜佑曰：地險先據，不可致於人也。李筌曰：若險阻之地，不可後於人。杜牧曰：險者山峻谷深，非人力所能作爲，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人先據之，必不可以爭，則當引去。陽者南面之地，恐敵人持久，我居陰而生疾也。今若於崢澠遇敵，則先據北山，此乃是面陰而背陽也。高陽二者，止可捨陽而就高，不可捨高而就陽。孫子乃統而言之也。梅堯臣曰：先得險固，居高就陽，待敵則強。敵苟先之，就戰則殆。引去勿疑。王皙曰：此亦爭地。若唐太宗先據虎牢，以待竇建德。

是也。張預曰。平陸之地。尚宜先據。況險阨之所。豈可以致於人。故先處高陽。以佚待勞。則勝矣。若敵已據此地。宜速引退。不可與戰。裴行儉討突厥。嘗際晚下營。壘方周。忽令移就崇岡。將士不悅。以謂不可勞衆。行儉不從。速令徙之。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以此觀之。居高陽不惟戰便。亦無水滂之患也。

遠形者。通典作夫通形勢均通典作難以挑戰。戰而不利。

曹公曰。挑戰者。延敵也。孟氏曰。兵勢既均。我遠入挑。則不利也。杜佑曰。挑。迎敵也。遠形。去國遠也。地勢均等。無獨便利。先挑之。戰不利也。李筌曰。力敵而挑。則利未可知也。杜牧曰。譬如我與敵壘相去三千里。若我來就敵壘。而延敵欲戰者。是我困敵銳。故戰者不利。若敵來就我壘。延我欲戰者。是我佚敵勞。敵亦不利。故延勢均。然則如何。曰。欲必戰者。則移相近也。陳皞曰。夫與敵營壘相遠。兵力又均。難以挑戰。戰則不利。故下文云。勢均以一擊十。曰。走是也。夫挑戰。先須料我兵衆強弱。可以加敵。則爲之。不然。則不可輕進。自取敗也。梅堯臣曰。勢既均。一挑戰。則勞。致敵則佚。王皙曰。以遠致我勞也。張預曰。營壘相遠。勢力又均。止可坐以致敵。不宜挑人而求戰也。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此地形之勢也。將不知者以敗。賈林曰。天生地形。可以目察。梅堯臣曰。夫地形者。助兵立



勝之本。豈得不度也。張預曰。六地之形。將不可不知。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

賈林曰。走弛陷崩亂北。皆敗壞大小變易之名也。張預曰。凡此六敗。咎在人事。

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曹公曰。不料力。李筌曰。不量力也。若得形便之地。用奇伏之計。則可矣。杜牧曰。夫以一擊十之道。

先須敵人與我將之智謀。兵之勇怯。天時地利。飢飽勞佚。十倍相懸。然後可以奮一擊十。若勢均力敵。

不能自料。以我之一擊敵之十。則須奔走。不能返舍爲駐止矣。梅堯臣曰。勢雖均而兵甚寡。以寡擊

衆。必走之道也。王皙曰。不待鬪而走也。張預曰。勢均謂將之智勇。兵之利鈍。一切相敵也。夫體敵

勢等。自不可輕戰。況奮寡以擊衆。能無走乎。

卒強吏弱曰弛。

曹公曰。吏不能統故弛壞。杜牧曰。言卒伍豪強。將帥懦弱。不能驅率。故弛坏壞散也。國家長慶初。命

田布帥魏以伐王廷湊。布長在魏。魏人輕易之。數萬人皆乘驢行營。布不能禁。居數月。欲合戰。兵士潰

散。布自剄身死。賈林曰。令之不從。威之不服。見敵則亂。不壞何爲。梅堯臣曰。吏無統率者。則軍政

弛壞。王皙同曹公註。何氏曰。言卒伍豪強。將帥懦弱。不能驅領。故弛坏壞散也。張預曰。士卒豪

悍將吏懦弱不能統轄約束。故軍政弛壞也。吳楚相攻。吳公子光曰。楚軍多寵。政令不一。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果大敗楚師也。

吏強卒弱曰陷。

曹公曰。吏強欲進。卒弱輒陷。敗也。李筌曰。陷。敗也。卒弱不一。則難以爲戰。是以強陷也。杜牧曰。言

欲爲攻取。士卒怯弱。不量其力。強進之。則陷沒於死地也。陳皞曰。夫人皆有血氣。惟無鬪敵之心。若

將乏刑德。士乏訓練。則人皆懦弱。不可用也。賈林曰。士卒皆羸。鼓之不進。吏強獨戰。徒陷其身也。

梅堯臣曰。吏雖強進。不能激之以勇。故陷於死。王皙曰。爲下所陷。張預曰。將吏剛勇欲戰。而士卒

素乏訓練。不能齊勇同奮。苟用之。必陷於亡敗。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曹公曰。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而不厭服。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則必崩壞。李筌曰。將爲敵所怒。不料

強弱。驅士卒如命者。必崩壞。杜牧曰。春秋時。楚子伐鄭。晉師救之。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

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無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不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請挑戰。不

許。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隨會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

矣。不如備之。先穀曰：不可。隨會使鞏朔韓穿師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而中軍下軍果敗。七覆七處。伏兵也。敖山名也。陳皞曰：此大將無理。而怒小將。使之心內懷不服。因緣怨怒。遇敵便戰。不顧能否。所以大敗也。賈林曰：自上墮下曰崩。大吏小將不相壓伏。崩壞之道。將又不量己之能否。不知卒之勇怯。強與敵鬪。自取賊害。豈非自上而崩乎。梅堯臣曰：小將心怒而不服。遇敵怨懟而不顧。自取崩敗者。蓋將不知其能也。王皙曰：謂將怒不以理。且不知裨佐之才。激致其兇懟。如山之崩壞也。何氏曰：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則勝也。張預曰：大凡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則能勝敵。今小將恚怒。而不服於大將之令。意欲俱敗。逢敵便戰。不量能否。故必崩覆。晉伐秦。荀偃行令是也。曰雞鳴而駕。唯余馬首是瞻。欒書怒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遂棄之歸。又趙穿惡臾駢而逐秦。魏錡怒晉師而乘楚。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

曹公曰：爲將若此。亂之道也。李筌曰：將或有一於此。亂之道也。杜牧曰：言吏卒皆不拘常度。故引兵出陳。或縱或橫。皆自亂之也。賈林曰：威令既不嚴明。士卒則無常稟。如此軍幕。不亂何爲。謂將無嚴令。賞罰不行之故。梅堯臣曰：懦而不嚴。則士無常檢。教而不明。則出陳縱橫不整。亂之道也。王皙曰：亂者不勝其敗。張預曰：將弱不嚴。謂將帥無威德也。教道不明。謂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謂將臣無久任也。陳兵縱橫。謂士卒無節制也。爲將若此。自亂之道。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

曹公曰其勢若此必走之兵也。李筌曰軍敗曰北。不料敵也。杜牧曰衛公李靖兵法有戰鋒隊言揀擇敢勇之士每戰皆爲先鋒。司馬法曰選良次兵益人之強。註曰勇猛勁捷戰不得功後戰必選於前當以激致其銳氣也。東晉大將軍謝元北鎮廣陵時苻堅強盛元多募勇勁劉牢之何謙諸葛侃高衡劉軌田洛孫無終等以驍猛應募元以牢之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所向必克也。賈林曰兵鋒不選利鈍士卒不知勇怯如此用兵自取北道也。梅堯臣曰不能量敵情以少當衆不能選精銳以弱擊強皆奔北之理也。何氏曰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爲一一則勇士不勸疲兵因有所容出而不戰自敗也。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昔齊以伎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漢有三河俠士劍客奇材吳謂之解煩齊謂之決命唐謂之跳盪是皆選鋒之別名也。兵之勝術無先於此。凡軍衆既具則大將勒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趨健出衆武藝軼格者部爲別隊大約十人選一人萬人選千人所選務寡要在必當擇腹心健將統率自大將親兵前鋒奇伏之類皆品量配之也。張預曰設若奮寡以擊衆驅弱以敵強又不選驍勇之士使爲先鋒兵必敗北也。凡戰必用精銳爲前鋒者一則壯吾志一則挫敵威也。故尉繚子曰武士不選則衆不強曹公以張遼爲先鋒而敗鮮卑謝元以劉牢之領精銳而拒苻堅是也。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

陳皞曰。一曰不量寡衆。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於訓練。四曰非理興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果。此名六敗也。

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張預曰。已上六事。必敗之道。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孟氏曰。地利待人而險。杜牧曰。夫兵之主。在於仁義節制而已。若此地形。可以爲兵之助。所以取勝也。助一作易。陳皞曰。天時不如地利。賈林曰。戰雖在兵。得地易勝。故曰。兵之易也。山可障水。可灌。高勝卑。險勝平也。王皙曰。兵道則在人。張預曰。能審地形者。兵之助耳。乃未也。料敵制勝者。兵之本也。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通典作計極險易。利害遠近御覽同。上將之道也。

杜牧曰。饋用之費。人馬之力。攻守之便。皆在險阨遠近也。言若能料此。以制敵。乃爲將臻極之道。王皙曰。料敵窮極之情。險阨遠近之利害。此兵道也。何氏曰。知敵知地。將軍之職。張預曰。既能料敵。虛實強弱之情。又能度地險阨遠近之形。本末皆知。爲將之道畢矣。

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

杜牧曰：謂知險阨遠近也。梅堯臣曰：將知地形，又知軍政，則勝。不知則敗。張預曰：既知敵情，又知

地利，以戰則勝。俱不知之，以戰即敗。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孟氏曰：寧違於君，不逆士衆。李筌曰：得戰勝之道，必戰可也。失戰勝之道，必無戰可也。立主人者，發其行也。杜牧曰：主者君也。黃石公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故聖主明王跪而推轂，曰：闔外之事，將軍裁之。梅堯臣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張預曰：苟有必勝之道，雖君命不戰，可必戰也。苟無必勝之道，雖君命必戰，可不戰也。與其從令而敗事，不若違制而成功。故曰：軍中不聞天子之詔。

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王皙曰：皆忠以爲國也。何氏曰：進豈求名也。見利於國家士民，則進也。退豈避罪也。見其蹙國殘民之害，雖君命使進而不進，罪及其身不悔也。

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

李筌曰：進退皆保人，非爲身也。杜牧曰：進不求戰勝之名，退不避違命之罪也。如此之將，國家之珍

寶言其少得也。陳皞曰：合猶歸也。梅堯臣曰：寧違命而取勝，勿順命而致敗。王皙曰：戰與不戰，皆在保民利主而已矣。張預曰：進退違命，非爲己也，皆所以保民命而合主利。此忠臣國家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李筌曰：若撫之如此，得其死力也。故楚子一言，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也。杜牧曰：戰國時，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吳起吮之，其卒母聞而哭之。或問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疽，何爲而哭？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不旋踵而死於敵，今復吮此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梅堯臣曰：撫而育之，則親而不離；愛而勗之，則信而不疑。故雖死與死，雖危與危。王皙曰：以仁恩結人心也。何氏曰：如後漢段熲，爲破羌將軍，以征西羌，行軍仁愛，士卒傷者，親自瞻省，手爲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也。晉王濬爲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役，課其產育，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及後伐吳，先在巴郡之所全活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故吳子有父子之兵。張預曰：將視卒如子，則卒視將如父，未有父在危難而子不致死，故荀卿曰：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如子弟之事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夫美酒泛流，三軍皆醉，溫言一撫，士同挾纊，信乎以恩遇下，古人所重也。故兵法曰：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

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

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曹公曰。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若驕子之喜怒。對目還害。而不可用也。孟氏曰。唯務行恩。恩勢已成。刑之必怨。唯務行刑。刑怨已深。恩之不附。必使恩威相參。賞罰并用。然後可以爲將。可以統衆也。李筌曰。雖厚愛人。不令如驕子者。有悖逆之心。不可用也。杜牧曰。黃石公曰。士卒可下而不可驕。夫恩以養士。謙以接之。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驕。陰符曰。害生於恩。吳起曰。夫鼓鞶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章。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得不清。目威於色。不得不明。心威於形。不得不嚴。三者不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攜。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衛公李靖曰。古之善爲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三。次者十殺其一。十殺其三。威振於敵國。十殺其一。令行於三軍。是知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善無細而不賞。惡無微而不貶。馬謖軍敗。葛亮對泣而行誅。鄉人盜笠。呂蒙垂涕而後斬。馬逸犯禾。曹公割髮而自刑。兩掾辭屈。黃蓋請問而俱斬。故能威克其愛。雖少必濟。愛加其威。雖多必敗。梅堯臣曰。厚養而不使愛。寵而不教。亂法而不治。猶如驕子。安得而用也。王皙曰。恩不以嚴未可濟也。何氏曰。言恩不可純任。純任則還爲己害。張預曰。恩不可以專用。罰不可以獨行。專用恩。則卒如驕子。而不能使。此曹公所以割髮而自刑。臥龍所以垂涕而行戮。楊素所以流血盈前。而



言笑自若。李靖所以十殺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敵也。獨行罰。則士不親附。而不可用。此古將所以投酒。楚子所以挾纊。吳起所以分衣食。闔閭所以同勞佚也。在易之師。初六曰。師出以律。謂齊衆以法也。九二曰。師中承天寵。謂勸士以賞也。以此觀之。王者之兵。亦德刑參任。而恩威並行矣。尉繚子曰。不愛悅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故善將者。愛與畏而已。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

梅堯臣曰。知己而不知彼。或有勝耳。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

杜牧曰。可擊者。勇敢輕死也。不可擊者。頓弊怯弱也。陳皞曰。此說非也。可擊不可擊者。所謂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也。梅堯臣曰。知彼而不知己。或有勝耳。王皙曰。知己不知彼。知彼不知己。皆未可以決勝也。張預曰。或知己而不知彼。或知彼而不知己。則有勝有負也。唐太宗曰。吾嘗臨陳。先料敵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我可得而知焉。察敵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言料心審治亂。察氣見強弱形也。可戰與不可戰也。

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

曹公李筌曰。勝之半者。未可知也。杜牧曰。地形者。險易遠近。出入迂直也。梅堯臣曰。知彼知己。而

不知地形亦或不勝。王皙曰：雖知彼己可以戰，然不可虧地利也。張預曰：既知己而又知彼，但不  
得地形之助，亦不可全勝。

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通典不窮作不頓，御覽同。按注曰：一云不頓是也。

杜牧曰：未動未舉，勝負已定，故動則不迷，舉則不窮也。一云：動而不困，舉而不頓。陳皞曰：窮者，困也。我若識彼此之動否，量地形之得失，則進而不迷，戰而不困者也。梅堯臣曰：無所不知，則動不迷，闇舉不困窮也。王皙曰：善計者不迷，善軍者不窮。張預曰：不妄動，故動則不誤，不輕舉，故舉則不困。

識彼我之虛實，得地形之便利，而後戰也。

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

張預曰：曉攻守之術，則有勝而無危。

知地知天。原本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蓋地形者兵之助，故孫子重言之也。從通典及杜佑注改正。勝乃可全。原本作勝，乃不窮，按舉而不窮者，謂窮困也。此云勝，不可以窮言也。上文諸言勝之半也，故此云可全，以足其義，所謂全勝全字，與天為韻。從通典及杜佑注改正。

杜佑曰：知地之便，知天之時，地之便，依險阻，向高陽也。天之時，順寒暑，法刑德也。既能知彼知己，又按

地形，法天道，勝乃可全，又何難也。李筌曰：人事、天時、地利三者同知，則百戰百勝。梅堯臣曰：知彼

利，知此利，故不危，知天時，知地形，故不極。王皙同梅堯臣註。張預曰：順天時，得地利，取勝無極。

# 孫子十家註卷十一

九地篇曹公曰欲戰之地有九李筌曰勝敵之地有九故次地形之下王皙曰用兵之地利害有九也張預曰用兵之地其勢有九此論地勢故次地形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

曹公曰此九地之名也張預曰此九地之名

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

曹公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杜佑曰戰其境內之地士卒意不專有潰散之心故曰散地李筌曰

卒恃土懷妻子急則散是爲散地杜牧曰士卒近家進無必死之心退有歸投之處梅堯臣同杜

牧註王皙同曹公註何氏曰散地士卒恃土懷戀妻子急則散走是爲散地一曰地無關鍵士卒

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又曰地遠四平更無要害志意不堅而易離故曰散地吳王問孫武曰散

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

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爲家專志輕鬪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陳則

不堅以鬪則不勝當集人合衆聚穀蓄帛保城備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

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

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張預曰：戰於境內，士卒顧家，是易散之地也。郢人將伐楚師，鬬廉曰：郢人軍其郊，必不誠。恃近其城，莫有鬪志，果爲楚所敗，是也。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

曹公曰：士卒皆輕返也。杜佑曰：入人之地未深，意尙未專，輕走謂之輕地。據通典補李筌曰：輕於退也。

杜牧曰：師出越境，必焚舟梁，示民無返顧之心。梅堯臣曰：入敵未遠，道近輕返。王皙曰：初涉敵境，勢輕，士未有鬪志也。何氏曰：輕地者，輕於退也。入敵境未深，往輕返易，不可止息，將不得數動勞人。吳王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驍騎，啣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又曰：軍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騎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也。張預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是輕返之地也。尉繚子曰：征役分軍而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言民兵四集，分屯占地，使北來者當北道，則多逃，以其開之耳。

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

曹公曰。可以少勝衆。弱勝強。杜佑曰。謂山水阨口。有險固之利。兩敵所爭。李筌曰。此阨喉守險地。先居者勝。是爲爭地也。杜牧曰。必爭之地。乃險要也。前秦苻堅先遣大將呂光討西域。堅敗績。後光自西域還。師至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拒之。高昌太守楊翰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銳。其鋒不可當。若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險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旣困竭。人自然投戈。如以爲遠不可守。伊吾之關亦可拒之。若廢此二要。難爲計矣。地有所必爭。眞此機也。熙不從。竟爲光所滅也。陳皞曰。彼我若先得其地者。則可以少勝衆。弱勝強也。梅堯臣曰。無我無彼。先得則利。王皙同陳皞註。何氏曰。爭地便利之地。先居者勝。是以爭之。吳王問孫武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先據爲利。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鬪。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張預曰。險固之利。彼我得之。皆可以少勝衆。弱勝強者。是必爭之地也。唐太宗以三千人守成皋之險。坐困竇建德十萬之衆。是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

曹公曰。道正相交錯也。杜佑曰。交地有數道往來。交通無可絕。杜牧曰。川廣地平。可來可往。足以

交戰對壘。陳皞曰：交錯是也。言其道路交橫，彼我可以來往，如此之地，則須兵士首尾不絕，切宜備之。故下文云：交地，吾將謹其守，其義可見也。梅堯臣同陳皞註。何氏曰：交地，平原交通也。一曰：可以交結，不可杜絕之，絕之致隙。又曰：交通四遠，不可遏絕。吳王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絕通路，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張預曰：敵有數道，往來通達，而不可阻絕者，是交錯之地也。

諸侯之地三屬

曹公曰：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也。孟氏曰：若鄭界於齊楚晉是也。

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

曹公曰：先至得其國助也。杜佑曰：先至其地，交結諸侯之衆爲助也。據通典補李筌曰：對敵之傍，有一

國爲之助，先往而通之，得其衆也。杜牧曰：衢地者，三屬之地，我須先至其衝，據其形勢，結其旁國也。

天下猶言諸侯也。梅堯臣曰：彼我相當，有旁國三面之會，先至則諸侯之助也。王皙曰：曹公云：先

至得其國助，暫謂先至者，結交先至也。言天下者，謂能廣功，則天下可從。何氏曰：衢地者，地要衝控

帶數道，先據此地，衆必從之，故得之則安，失之則危也。吳王問孫武曰：衢地必先，若吾道遠發後，雖馳

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三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犄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張預曰。衢者。四通之地。我所敵者。當其一面。而旁有鄰國。三面相連屬。當往結之。以爲己援。先至者。謂先遣使以重幣約和旁國也。兵雖後至。已得其國助矣。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通典城邑多下。有難以返三字。

曹公曰。難返之地。杜佑曰。難返還也。背去也。背與倍同。多道里多也。遠去己城郭。深入敵地。心專意一。謂之重地也。李筌曰。堅志也。白起攻楚。樂毅伐齊。皆爲重地。杜牧曰。入人之境已深。過人之城已多。津梁皆爲所恃。要衝皆爲所據。還師返旆。不可得也。梅堯臣曰。乘虛而入。涉地愈深。過城已多。津要絕塞。故曰重難之地。王皙曰。兵至此者。事勢重也。何氏曰。重地者。入敵已深。國糧難應。資給將士。不掠何取。吳王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於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士無歸意。若欲還出。卽爲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啣枚而行。揚其塵埃。以牛馬爲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也。張預曰。深涉敵境。多過敵城。士卒心專。無有歸志。此難退之地也。司馬景王謂諸葛恪。卷甲深入。其鋒不可當。是也。

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圯地。

曹公曰。少固也。杜佑曰。少固也。沮洳之地。圯音皮。美反。

據通典補

賈林曰。經水所毀曰圯。沮洳圯地。不

得久留。宜速去也。梅堯臣曰。水所毀圯。行則猶難。況戰守乎。何氏曰。圯地者。少固之地也。不可爲

城壘溝隍。宜速去之。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圯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張預曰。險阻漸洳之地。進退艱難。而無所依。

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

杜佑曰。所從入阨險。歸道遠也。持久則糧乏。故敵可以少擊吾衆者。爲圍地也。李筌曰。舉動難也。

杜牧曰。出入艱難。易設奇伏。覆勝也。梅堯臣曰。山川圍繞。入則隘。歸則迂也。何氏曰。圍地入則隘。

險。歸則迂。回進退無從。雖衆何用。能爲奇變。此地可由。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敵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則前鬪後拓。左右犄角也。又曰。敵在



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紜若亂。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千人操旌。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陳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張預曰。前狹後險之地。一人守之。千人莫向。則以奇伏勝。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

曹公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礙。杜佑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不得前。退則有阻礙。又乏絕糧。故爲死地。在死地者。當及士卒尙飽強志。殊死戰。故可以俱免也。據通典補李筌曰。阻山背水。食盡。利速不利緩也。杜牧曰。衛公李靖曰。我有進軍行師。不因鄉導。陷於危敗。爲敵所制。左谷右山。束馬懸車之選。前窮後絕。鴈行魚貫之嚴。兵陳未整。而強敵忽臨。進無所息。退無所固。求戰不得。自守莫安。駐則日月稽留。動則首尾受敵。野無水草。軍乏資糧。馬困人疲。智窮力極。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皆據之。如此之利。我已失守。縱有驍兵利器。亦何以施其用乎。若此死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當須上下同心。併氣一力。抽腸濺血。一死於前。因敗爲功。轉禍爲福。此乃是也。陳皞曰。人在死地。如坐漏船。伏燒屋。賈林曰。左右高山。前後絕澗。外來則易。內出則難。誤居此地。速爲死戰。則生。若待士卒氣挫。糧儲又無。而持久不死。何待。梅堯臣曰。前不得進。後不得退。旁不得走。不得不速戰也。何氏曰。死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吳王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爲守備。安靜勿動。以隱

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吳王曰。若吾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無鬪志。因而擊之。雖衆必破。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氣勇。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絕其糧道。恐有奇兵。隱而不覩。使吾弓弩俱守其所。張預曰。山川險隘。進退不能。糧絕於中。敵臨於外。當此之際。勵士激戰。而不可緩也。是故散地則無以戰。

杜佑曰。士卒顧家。不可輕戰。據通典補

李筌曰。恐走散。

杜牧曰。已具其上。

賈林曰。地無關闕。卒易散。

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地形之說。一家之理。若號令嚴明。士卒愛服。死且不顧。何散之有。梅堯臣曰。我

兵在國。安土懷生。陳則不堅。鬪則不勝。是不可以戰。王皙曰。決於戰則懼散。張預曰。士卒懷生。不

可輕戰。吳王問孫武曰。散地不可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

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專志輕鬪。吾兵安土。陳則不堅。戰則不勝。當集人聚穀。保

城備險。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

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陰晦。出其不意。襲其懈怠。

輕地則無止。

杜佑曰：志未堅，不可遇敵。李筌曰：恐逃。杜牧曰：兵法之所謂輕地云者，出軍行師，始入敵境，未背險要，士卒思還，難進易退，以入爲難，故曰輕地也。當必選精騎，密有所伏，敵人卒至，擊之勿疑。若是不至，踰之速去。梅堯臣曰：始入敵境，未背險阻，士心不專，無以戰爲，勿近名城，勿由通路，以速進爲利。王皙曰：無故不可止也。張預曰：士卒輕返，不可輒留。吳王曰：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則如之何。武曰：軍在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精騎，脚枚先入，掠其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

爭地則無攻。

曹公曰：不當攻，當先至爲利也。杜佑曰：三道攻，當先至，得其地者不可攻。據通典補李筌曰：敵先居地，險不可攻。杜牧曰：無攻者，謂敵人若已先得其地，則不可攻。王皙曰：敵居形勝之地，先據乎利，而我不得其處，則不可攻。張預曰：我欲往而爭之，而敵已先至也。吳王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讓之者得，求之者失，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

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鬪，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

交地則無絕通典作無相絕

曹公曰：相及屬也。杜佑曰：相及屬也，俱可進退，不可以兵絕之。李筌曰：不可絕間也。杜牧曰：川

廣地平，四面交戰，須車騎部伍，首尾聯屬，不可使斷絕，恐敵人因而乘我。賈林曰：可以交結，不可杜

絕，絕之致隙。梅堯臣曰：道既錯通，恐其邀截，當令部伍相及，不可斷也。王皙曰：利糧道也，交相往

來之地，亦謂之通地，居高陽以待敵，宜無絕糧道。張預曰：往來交通，不可以兵阻絕其路，當以奇伏

勝也。吳王曰：交地吾將絕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絕通道，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

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不均，則如之何？武曰：吾既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則分卒匿之，守而

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

衢地則合交原本作交合從典改正

曹公曰：結諸侯也。孟氏曰：得交則安，失交則危也。杜佑曰：交結於諸侯據通典補。李筌曰：結行也。

杜牧曰：諸侯之交，又云旁國也。梅堯臣曰：地處四通，何以得天下之助，當以重幣合交。王皙曰：四

通之境，非交援不強。張預曰：四通之地，先結交旁國也。吳王曰：衢地貴先，若吾道遠而發，後雖馳車

驟馬至不得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三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簡兵練卒，阻利而處，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犄角，敵人莫當。

### 重地則掠

曹公曰：畜積糧食也。孟氏曰：因糧於敵也。杜佑曰：蓄積糧食入深，士卒堅固，則可掠取財物。據通典補

李筌曰：深入敵境，不可非義，失人心。如漢高祖入秦，無犯婦女，無取寶貨，得人心也。此筌以掠字爲無掠字。杜牧曰：言居於重地，進未有利，退復不得，則須運糧爲持久之計，以伺敵也。梅堯臣曰：去

國既遠，多背城邑，糧道必絕，則掠畜積以繼食。王皙曰：深入敵境，則掠饑野以豐儲也。難地食少則危。張預曰：深入敵境，饋餉不繼，當勵士掠食，以備其乏也。吳王曰：重地多逾城邑，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若欲還出，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乃令輕車脚枚而行，揚其塵埃，餌以牛馬，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

### 圯地則行

曹公曰：無稽留也。杜佑曰：無稽留，不可止。據通典補李筌曰：不可爲溝隍，宜急去之。梅堯臣曰：既毀

圯不可依止。則當速行。勿稽留也。王皙曰。合聚軍衆。圯無舍止。張預曰。難行之地。則不可稽留也。吳王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饒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

圍地則謀。

曹公曰。發奇謀也。杜佑曰。發奇謀也。居此則當權謀詐譎。可以免難。李筌曰。智者不困。杜牧曰。難阻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計。梅堯臣曰。前有隘。後有險。歸道又迂。則發謀慮以取勝。張預曰。難以力勝。易以謀取也。吳王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彼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則前鬪後拓。左右犄角。

死地則戰。

曹公曰。殊死戰也。李筌曰。殊死戰。不求生也。陳皞曰。陷在死地。則軍中人人自戰。故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也。賈林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梅堯臣曰。前後左右無所之。示必死。人人自戰也。張預

曰。陷在死地。則人自爲戰。吳王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安靜勿動。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

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

梅堯臣曰。設奇衝掩。

衆寡不相恃。

梅堯臣曰。驚撓之也。

貴賤不相救。

梅堯臣曰。散亂也。

上下不相扶。原本作救。從御覽改正。

梅堯臣曰。倉惶也。

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孟氏曰。多設疑事。出東見西。攻南引北。使彼狂惑散擾。而集聚不得也。李筌曰。設變以疑之。救左則

擊其右。惶亂不暇計。杜牧曰。多設變詐。以亂敵人。或衝前掩後。或驚東擊西。或立僞形。或張奇勢。或則無形以合戰。敵則必備而衆分。使其意懼離散。上下驚擾。不能和合。不得齊集。此善用兵也。梅堯臣曰。或已離而不能合。或雖合而不能齊。王皙曰。將有優劣。則然。要在於奇正相生。手足相應也。張預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驍兵銳卒。猝然突擊。彼救前則後虛。應左則右隙。使倉皇散亂。不知所禦。將吏士卒。不能相赴。其卒已散而不復聚。其兵雖合而不能一。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曹公曰。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動兵而戰。李筌曰。撓之令見利乃動。不亂則止。梅堯臣曰。然能使敵若此。當須有利則動。無利則止。張預曰。彼雖驚擾。亦當有利則動。無利則止。

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

曹公曰。或問也。梅堯臣曰。此設疑以自問。言敵人甚衆。將又嚴整。我何以待之耶。張預曰。前所陳者。須兵衆相敵。然後可爲。故或人問於我。而又整肅。則以何術待之也。

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曹公曰。奪其所恃之利。若先據利地。則我所欲必得也。李筌曰。孫子故立此問者。以此爲祕要也。所謂愛。謂敵所便愛也。或財帛子女。吾先困辱之。則敵進退皆聽也。杜牧曰。據我便地。略我田野。利其



糧道。斯三者。敵人之所愛。倚恃者也。若能俱奪之。則敵人雖強。進退勝敗。皆須聽我。陳皞曰。愛者不止所恃利。但敵人所顧之事。皆可奪也。梅堯臣曰。當先奪其所顧愛。則我志得行。然後使其驚。撓散亂。無所不至也。王皙曰。先據利地。以奇兵絕其糧道。則如我之謀也。張預曰。武曰。敵所愛者。便地與糧食耳。我先奪之。則無不從我之計。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曹公曰。孫子應難以覆陳兵情也。李筌曰。不虞不戒。破敵之速。杜牧曰。此統言兵之情狀。以乘敵間隙。由不虞之道。攻其不戒之處。此乃兵之深情。將之至事也。陳皞曰。此言亂敵人有不及不虞不戒之便。則須速進。不可遲疑也。蓋孫子之旨。言用兵貴疾速也。梅堯臣曰。兵機貴速。當乘人之不備。乘人之不備者。行不虞之道。攻不戒之所也。王皙曰。兵上神速。奪愛猶當然也。何氏曰。如蜀將孟達之降魏。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達復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司馬宣王秉政。恐達速發。以書給達。以安之。達得書。猶豫不決。宣王乃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構。宜審察而後動。宣王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往討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宣王分諸將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一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侯來吾無患矣。及

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下爲木柵以自固。宣王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遂斬達。李靖征蕭銑。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陷。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尙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徵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遂降蕭銑。衛公兵法曰。兵用上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申明號令。曉其目以麾幟。習其耳以鼓金。嚴賞罰以誠之。重芻象以養之。浚溝塹以防之。指山川以導之。召才能以任之。述奇正以教之。如此則雖敵人有雷電之疾。而我則有所待也。若兵無先備。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於機。失於機則後於事。後於事則不制勝。而軍覆矣。故呂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捷。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或曰。兵之情雖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敵將多謀。戎卒輯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堅。氣銳而嚴。力全而勁。豈可速而犯之邪。答曰。若此則當卷跡藏聲。蓄盈待竭。避其鋒勢。與其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抗武侯。抑而不進。是也。張預曰。復謂或人曰。用兵之理。惟尙神速。所貴乎速者。乘人之倉卒。使不及爲備也。出兵於不虞之徑。以掩其不戒。故敵驚擾散亂。而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待也。

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

李筌曰。夫爲客深入。則志專。主人不能禦也。杜牧曰。言大凡爲攻伐之道。若深入敵人之境。士卒有必死之志。其心專一。主人不能勝我也。克者勝也。梅堯臣曰。爲客者入人之地深。則士卒專精。主人不能克我。張預曰。深入敵境。士卒心專。則爲主者不能勝也。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耳。故趙廣武君謂韓信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是也。

掠於饒野。三軍足食。

王皙曰。饒野多稼穡。

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

曹公曰。養士併氣。運兵爲不可測度之計。李筌曰。氣盛力積。加以謀慮。則非敵之可測。杜牧曰。斯言深入敵人之境。須掠田野。使我足食。然後閉壁養之。勿使勞苦。氣全力盛。一發取勝。動用變化。使敵人不能測我也。陳皞曰。所處之野。須水草便近。積蓄不乏。謹其來往。善撫士卒。王翦伐楚。楚人挑戰。剪不出。勤於撫御。并兵一力。聞士卒投石爲戲。知其養勇思戰。然後用之。一舉遂滅楚。但深入敵境。未見可勝之利。則須爲此計。梅堯臣曰。掠其富饒。以足軍食。息人之力。并兵爲不可測之計。王皙曰。謹養謂撫循飲食周謹之也。并銳氣。積餘力。形藏謀密。使敵不測。俟其有可勝之隙。則進之。張預曰。兵在重地。須掠糧於富饒之野。以豐吾食。乃堅壁自守。勤撫其士卒。勿任以勞苦。令氣盛而力全。常爲

不可測度之計。伺敵可擊。則一舉而克。王翦伐荊。常用此術。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

李筌曰。能得其力者。投之無往之地。杜牧曰。投之無所往。謂前後進退。皆無所之。士以此皆求力戰。雖死不北也。梅堯臣曰。置在必戰之地。知死而不退走。張預曰。置之危地。左右前後。皆無所往。則守戰至死而不奔北矣。

死焉不得。

曹公曰。士死安不得也。孟氏曰。士死無不得也。杜牧曰。言士必死。安有不得勝之理。梅堯臣曰。兵焉得不用命。張預曰。士卒死戰。安不得志。尉繚子曰。一賊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必死與必生不侔也。

士人盡力。

曹公曰。在難地。心并也。梅堯臣曰。士安得不竭力以赴戰。王皙曰。人在死地。豈不盡力。何氏曰。獸困猶鬪。鳥窮則啄。況靈萬物者人乎。張預曰。同在難地。安得不共竭其力。兵士甚陷。則不懼。

杜牧曰。陷于危險。勢不獨死。三軍同心。故不懼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曰。陷之難地。則不懼。不

懼則鬪志堅也。張預曰：陷在危亡之地，人持必死之志，豈復畏敵也。

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

曹公曰：拘，縛也。李筌曰：固，堅也。杜牧曰：往，走也。言深入敵境，走無生路，則人心堅固，如拘縛者也。梅堯臣曰：投無所往，則自然心固，入深則自然志專也。張預曰：動無所之，人心堅固，兵在重地，走無所適，則如拘係也。

不得已則鬪。

曹公曰：人窮則死戰也。李筌曰：決命。杜牧曰：不得已者，皆疑陷在死地，必不生，以死救死，盡不得已也。則人皆悉力而鬪也。梅堯臣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勢不獲已，須力鬪也。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

曹公曰：不求，索其意，自得也。孟氏曰：不求其勝，而勝自得也。李筌曰：投之必死，不令而得其用也。杜牧曰：此言兵在死地，上下同志，不待修整，而自戒懼，不待收索，而自得心，不待約令，而自親信也。梅堯臣曰：不修而兵自戒，不索而情自得，不約而衆自親，不令而人自信，皆所以陷於危難，故三軍同心也。王皙曰：謂死難之地，人心自然故也。張預曰：危難之地，人自同力，不修整而自戒慎，不求索而得情意，不約束而親上，不號令而信命，所謂同舟而濟，則吳越向患乎異心也。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

曹公曰：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一本作至死無所災。李筌曰：妖祥之言，疑惑之事，而禁之故無所災。杜牧曰：黃石公曰：禁巫祝不得爲吏士卜問軍之吉凶，恐亂軍士之心。言旣去疑惑之路，則士卒至死無有異志也。梅堯臣曰：妖祥之事不作，疑惑之言不入，則軍士必不亂死而後已。王皙曰：災祥神異，有以惑人，則禁止之。張預曰：欲士死戰，則禁止軍吏不得用妖祥之事，恐惑衆也。去疑惑之計，則至死無他慮。司馬法曰：滅厲祥，此之謂也。倘士卒未有必戰之心，則亦有假妖祥以使衆者。田單守卽墨，命一卒爲神，每出入約束，必稱神，遂破燕是也。

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

曹公曰：皆燒焚財物，非惡貨之多也。棄財致死者，不得已也。杜牧曰：若有財貨，恐士卒顧戀，有苟生之意，無必死之心也。梅堯臣曰：不得已，竭財貨，不得已，盡死戰。王皙曰：足用而已，士顧財富，則媮生，死戰而已，士顧生路，則無死志矣。張預曰：貨與壽，人之所愛也，所以燒擲財寶，割棄性命者，非憎惡之也，不得已也。

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

曹公曰：皆持必死之計。李筌曰：棄財與命，有必死之志，故感而流涕也。杜牧曰：士皆以死爲約，未

死戰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爲禽獸所食也。梅堯臣曰。決以死力。牧說是也。王皙曰。感勵之使然。張預曰。感激之故。涕泣也。未戰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爲禽獸所食。或曰。凡行軍。饗士使酒。拔劍起舞。作朋角抵。伐鼓叫呼。所以爭其氣。若令涕泣。無乃挫其壯心乎。答曰。先決其死力。後決其銳氣。則無不勝。倘無必死之心。其氣雖盛。無由克之。若荆軻與易水。士皆垂淚涕泣。及復爲羽聲。愴則皆瞋目。髮上指冠是也。投之無所往者。諸劔之勇也。

李筌曰。夫獸窮則搏。鳥窮則啄。令急迫。則專諸。曹劔之勇也。杜牧曰。言所投之處。皆爲專諸。曹劔之勇。梅堯臣曰。旣令以必死。則所往皆有專諸。曹劔之勇。張預曰。人懷必死。則所向皆有專諸。曹劔之勇也。專諸。吳公子光使刺殺吳王僚者。劔當爲沫。曹沫以勇力事魯莊公。嘗執匕首劫齊桓公。故善用兵。譬如率然。

梅堯臣曰。相應之容易也。

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御覽一引作擊其腹。則首尾俱至。初學記引此文微有異。

梅堯臣曰。蛇之爲物也。不可擊。擊之則率然相應。張預曰。率猶速也。擊之則速然相應。此喻陳法也。八陳圖曰。以後爲前。以前爲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

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

梅堯臣曰。可使兵首尾率然相應如一體乎。

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梅堯臣曰。勢使之然。張預曰。吳越仇讐也。同處危難。則相救如兩手。況非仇讐者。豈不猶率然之相應乎。

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

曹公曰。方。縛馬也。埋輪。示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故曰。設方馬埋輪。不足恃也。李筌曰。投兵無所往之地。人自鬪如蛇之首尾。故吳越之人。同舟相救。雖縛馬埋輪。未足恃也。杜牧曰。縛馬埋輪。使爲方陳。使爲不動。雖如此。亦未足稱爲專固。而足爲恃。須任權變。置士於必死之地。使人自爲戰。相救如兩手。此乃守固必勝之道。而足爲恃也。陳皞曰。人之相惡。莫甚吳越。同舟遇風。而猶相救。何則。勢使之然也。夫用兵之道。若陷在必死之地。使懷必死之憂。則首尾前後。不得不相救也。有吳越之惡。猶如兩手相救。況無吳越之惡乎。蓋言貴於設變。使之則勇怯之心一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曰。此謂在難地。自相救耳。蛇之首尾。人之左右。皆喻相救之敏也。同舟而濟。在險難也。吳越猶無異心。況三軍乎。故其足恃。甚於方馬埋輪。曹公說是也。張預曰。上文歷言置兵於死地。使人心專固。然此未



足爲善也。雖置之危地，亦須用權智，使人令相救，如左右手，則勝矣。故曰：雖縛馬埋輪，未足恃固以勝取。所可必恃者，要使士卒相應如一體也。

齊勇若一，政之道也。

李筌曰：齊勇者，將之道。杜牧曰：齊正勇敢，三軍如一，此皆在於爲政者也。陳皞曰：政令嚴明，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三軍之士如一也。梅堯臣曰：使人齊勇如一心而無怯者，得軍政之道也。王皙同梅堯臣註。張預曰：旣置之危地，又使之相救，則三軍之衆，齊力同勇如一。夫是軍政得其道也。

剛柔皆得，地之理也。

曹公曰：強弱一勢也。李筌曰：剛柔得者，因地之勢也。杜牧曰：強弱之勢，須用地形而制之也。梅堯臣曰：兵無強弱，皆得用者，是因地之勢也。王皙曰：剛柔猶強弱也。言三軍之士，強弱皆得其用者，地利使之然也。曹公曰：強弱一勢是也。張預曰：得地利，則柔弱之卒亦可以克敵。況剛柔之兵乎。剛柔俱獲其用者，地勢使之然也。

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曹公曰：齊一貌也。李筌曰：理衆如理寡也。杜牧曰：言使三軍之士，如牽一夫之手，不得已，故順我。

之命。喻易也。賈林曰：攜手翻迭之道，便於回運，以後爲前，以前爲後，以左爲右，以右爲左，故百萬之衆如一人也。梅堯臣曰：用三軍如攜手使一人者，勢不得已，自然皆從我所揮也。王皙曰：攜使左右前後，率從我也。張預曰：三軍雖衆，如提一人之手而使之言齊一也。故曰：將之所揮，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曹公曰：謂清淨幽深平正。杜牧曰：清淨簡易，幽深難測，平正無偏，故能致治。梅堯臣曰：靜以幽邃，人不能測，正而自治，人不能撓。王皙曰：靜則不撓，幽則不測，正則不媮，治則不亂。張預曰：其謀事則安靜而幽深，人不能測，其御下則公正而整治，人不敢慢。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

曹公曰：愚，誤也。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李筌曰：爲謀未熟，不欲令士卒知之，可以樂成，不可與謀始。是以先愚其耳目，使無見知。杜牧曰：言使軍士非將軍之令，其他皆不知，如聾如瞽也。梅堯臣曰：凡軍之權謀，使由之而不使知之。王皙曰：杜其見聞。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士卒懵然無所聞見，但從命而已。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

李筌曰。謀事或變而不識其原。杜牧曰。所爲之事。所有之謀。不使其造意之端。識其所緣之本也。梅堯臣曰。改其所行之事。變其所爲之謀。無使人能識也。王皙曰。已行之事。已施之謀。當革易之。不可再也。何氏曰。將術以不窮爲奇也。張預曰。前所行之事。舊所發之謀。皆變易之。使人不可知也。若裴行儉令軍士下營訖。忽使移就崇岡。初將吏皆不悅。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士驚服。因問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  
李筌曰。行路之便。衆人不得知其情。杜牧曰。易其居。去安從危。迂其途。捨近卽遠。士卒有必死之心。陳皞曰。將帥凡舉一事。切委曲而致之。無使人得計慮者。賈林曰。居我要害。能使自移。途近於我。能使迂之。發機微。路人不能知也。梅堯臣曰。更其所安之居。迂其所趨之途。無使人能慮也。王皙曰。處易者。將致敵以求戰也。迂途者。示遠而密襲也。張預曰。其居則去險而就易。其途則捨近而從遠。人初不曉其旨。及取勝乃服。太白山人曰。兵貴詭道者。非止詭敵也。抑詭我士卒。使由而不使知之也。

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

杜使曰。使無退心。孟明焚舟是也。一本帥與之登高。梅堯臣曰。可進而不可退也。

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

陳皞曰。發其心機。賈林曰。動我機權。隨事應變。梅堯臣曰。發其危機。使人盡命。王皙曰。皆勵決戰之志也。機之發無復迴也。賈詡勸曹公曰。必決其機是也。張預曰。去其梯。可進而不可退。發其機。可往而不可返。項羽濟河沈舟之類也。

焚舟破釜。若驅羣羊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曹公曰。一其心也。李筌曰。還師者。皆焚舟梁。堅其志。既不知謀。又無返顧之心。是以如驅羊也。杜牧曰。三軍但知進退之命。不知攻取之端也。梅堯臣曰。但馴然從驅。莫知其他也。何氏曰。士之往來。唯將之令。如羊之從牧者。張預曰。羣羊往來。牧者之隨。三軍進退。惟將之揮。

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

曹公曰。險難也。梅堯臣曰。措三軍於險難而取勝者。爲將之所務也。張預曰。去梯發機。置兵於危險。以取勝者。此將軍之所務也。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曹公曰。人情見利而進。見害而退。杜牧曰。言屈伸之利害。人情之常理。皆因九地以變化。今欲下文重舉九地。故於此重言發端。張本也。梅堯臣曰。九地之變。有可屈可伸之利。人情之常理。須審察之。

王皙曰。明九地之利害。亦當極其變耳。言屈伸之利者。未見便則屈。見便則伸。言人情之理者。深專淺散。圍禦之謂也。張預曰。九地之法。不可拘泥。須識變通。可屈則屈。可伸則伸。審所利而已。此乃人情之常理。不可不察。

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

梅堯臣曰。深則專固。淺則散歸。此而下重言九地者。孫子勤勤於九變也。張預曰。先舉兵者爲客。入深則專固。入淺則士散。此而下言九地之變。

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

梅堯臣曰。進不及輕。退不及散。在二地之間也。王皙曰。此越鄰國之境也。是爲鄰絕之地。當速決其事。若吳王伐齊。近之。由如此者。鮮故不同九地之例。張預曰。去己國越人境而用師者。危絕之地也。若秦師過周而襲鄭是也。此在九地之外而言之者。戰國時有之也。

四達者。衢地也。

梅堯臣曰。馳道四出。敵當一面。張預曰。敵當一面。旁有國四屬。

入深者。重地也。

梅堯臣曰。士卒以軍爲家。故心無散亂。

入淺者輕地也。

梅堯臣曰歸國尙近心不能專。

背固前隘者圍地也。

梅堯臣曰背負險固前當阨塞。張預曰前狹後險進退受制於人也。

無所往者死地也。

梅堯臣曰窮無所之。張預曰前後左右窮無所之也。

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

李筌曰一卒之心。杜牧曰守則志一戰則易散。梅堯臣曰保城備險可一志堅守候其虛懈出而

襲之。張預曰集人聚穀一志固守依險設伏攻敵不意。

輕地吾將使之屬。通典之作其鄭氏遺說同今本

曹公李筌曰使相及屬。杜佑曰使相仍也。輕地還師當安道促行然令相屬續以備不虞也。杜牧

曰部伍營壘密近聯屬蓋以輕散之地一者備其逃逸二者恐其敵至使易相救。梅堯臣曰行則隊

校相繼止則營壘聯屬脫有敵至不有散逸也。王皙曰絕則人不相恃。張預曰密營促隊使相屬

續以備不虞以防逃遁。

爭地吾將趨其後。

曹公曰：利地在前，當速進其後也。杜佑曰：利地在前，當進其後，爭地先據者勝，不得者負，故從其後，使相及也。李筌曰：利地必爭，益其備也。此筌以趨字為多字。杜牧曰：必爭之地，我若已後，當疾趨而爭，況其不後哉。陳皞曰：二說皆非也。若敵據地利，我後爭之，不亦後據戰地而趨戰之勞乎。所謂爭地，必趨其後者，若地利在前，先分精銳以據之，彼若恃衆來爭，我以大眾趨其後，無不尅者。趙奢所以破秦軍也。梅堯臣曰：敵未至其地，我若在後，則當疾趨以爭之。張預曰：爭地貴速，若前驅至而後不及，則未可。故當疾進其後，使首尾俱至，或曰：趨其後，謂後發先至也。

交地吾將謹其守。此通典作固其結，按此通典本誤也。

杜佑曰：交結諸侯，固其交結。從通典增補。杜牧曰：嚴壁壘也。梅堯臣曰：謹守壁壘，斷其通道。王皙曰：

懼襲我也。張預曰：不當阻絕其路，但嚴壁固守，候其來，則設伏擊之。

衢地吾將固其結。通典作謹其市，按通典本誤。

杜佑曰：衢地四通交易之地，市變事之端也。方與諸侯結和，當謹約使勿殆。從通典增補。杜牧

曰：結交諸侯，使之牢固。梅堯臣曰：結交諸侯，使之堅固，勿令敵先。王皙曰：固以德禮威信，且示以

利害之計。張預曰：財帛以利之，盟誓以要之，堅固不渝，則必為我助。

重地吾將繼其食。

曹公曰：掠彼也。杜佑曰：將掠彼也。深入當繼其糧，不可使絕也。李筌曰：館穀於敵也。繼一作掠。

賈林曰：使糧相繼而不絕也。梅堯臣曰：道既退絕，不可歸國取糧，當掠彼以食軍。張預曰：兵在重地，轉輸不通，不可乏糧，當掠彼以續食。

圯地吾將進其塗。

曹公曰：疾過去也。杜佑曰：疾過去也。疾行無留。李筌曰：不可留也。梅堯臣曰：無所依，當速過。

張預曰：遇圯塗之地，宜引兵速過。

圍地吾將塞其闕。

曹公李筌曰：以一士心也。孟氏曰：意欲突圍，示以守固。杜佑曰：以一士心也。塞其闕，不欲走之意。

杜牧曰：兵法圍師必闕，示以生路，令無死志，因而擊之。今若我在圍地，敵開生路以誘我卒，我返自塞之，令士卒有必死之心。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于河北，爲爾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會于鄴南。士馬精強，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時神武馬二千，步軍不滿三萬，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之。于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四將也。梅堯臣曰：自塞其旁，使士卒必死戰也。王皙曰：懼人有走心。張預曰：吾在敵圍，敵開生路，當自塞之，以一士心。齊神武繫牛馬以塞路，而士卒死



戰是也。

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曹公李筌曰。勵士也。

杜佑曰。勵士也。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竈。示之無活。必殊死戰也。

杜牧曰。示

之必死。令其自奮以求生也。

賈林曰。焚財棄糧。塞井破竈。示必死也。

梅堯臣曰。必死可生。人盡力

也。王皙同梅堯臣註。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竈。示以無活。勵之死戰也。

故兵之情。圍則禦。

曹公曰。相持禦也。

杜佑曰。相禦持也。窮則同心守禦。

李筌曰。敵圍我則禦之。

杜牧曰。言兵在圍

地。始乃人人有禦敵持勝之心。

梅堯臣同杜牧註。

張預曰。在圍則自然持禦。

不得已則鬪。

曹公曰。勢有不得已也。

杜佑曰。勢有不得已也。言鬪太過。戰不可以惡勝。走不能脫。恐其有降人之

心。

據通典補

李筌曰。有不得已則戰。

梅堯臣曰。勢無所往必鬪。

王皙曰。脫死者。唯鬪而已。

張預曰。

勢不可已。須悉力而鬪。

過則從。

曹公曰。陷之甚過。則從計也。

孟氏曰。甚陷則無所不從。

李筌曰。過則審躡。又云。陷之於過。則謀從

之。梅堯臣同孟氏註。張預曰。深陷于危難之地。則無不從計。若班超在鄯善。欲與麾下數十人殺虜使。乃諄諭之。其士卒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是也。

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曹公曰。上已陳此三事。而復云者。力惡不能用兵。故復言之。李筌曰。三事軍之要也。梅堯臣曰。已解軍爭篇中。重陳此三者。蓋言敵之情狀。地之利害。當預知焉。王皙曰。再陳者。勤戒之也。張預曰。知此三事。然後能審九地之利害。故再陳於此也。

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

曹公曰。謂九地之利害。或曰。上四五事也。張預曰。四五謂九地之利害。有一不知。未能全勝。

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御覽敵下有  
家字下同則其交不得合。

孟氏曰。以義制人。人誰敢拒。李筌曰。夫并兵震威。則諸侯自顧。不敢預交。杜牧曰。權力有餘也。能

分散敵也。陳皞曰。雖有霸王之勢。伐大國。則衆不得聚。要在結交外援。若不如。但以威加於敵。逞己之強。則必敗也。梅堯臣曰。伐大國。能分其衆。則權力有餘也。權力有餘。則已加敵。威加敵。則旁國懼。旁國懼。則敵交不得合也。王皙曰。能知敵謀。能得地利。又能形之。使其不相救。不相恃。則雖大國。豈能聚衆而拒我哉。威之所加者。大則敵交不得合。張預曰。恃富強之勢。而亟伐大國。則已之民衆

將怨苦而不得聚也。甲兵之威。倍勝於敵國。則諸侯懼而不敢與我交合也。或曰。侵伐大國。若大國一敗。則小國離而不聚矣。若晉楚爭鄭。晉勝則鄭附。晉敗則鄭叛也。小國既離。則敵國之權力分而弱矣。或我之兵威得以爭勝於彼。是則諸侯豈敢與敵人交合乎。

是故不爭天下之交。御覽不爭作不事不養天下之權。信音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墮。

曹公曰。霸王者不結成天下諸侯之交。權者也。絕天下之交。奪天下之權。以威德伸己之私。李筌曰。能絕天下之交。惟得伸己之私志。威而無外交者。杜牧曰。信伸也。言不結鄰援。不蓄養機之計。但逞兵威。加於敵國。貴伸己之私欲。若此者。則其城可拔。其國可墮。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必先頓甲兵。修文德。正封疆。而親四鄰。則可矣。於是復魯。衛。燕所侵地。而以好成。四鄰大親。乃南伐楚。北伐山戎。東制令支。折孤竹。西服流沙。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乃率諸侯而朝天子。吳夫差破越於會稽。敗齊於艾陵。闕溝於商魯。會晉於黃池。爭長而反。威加諸侯。諸侯不敢與爭。勾踐伐之。乞師齊楚。齊楚不應。民疲兵頓。爲越所滅。越王勾踐問戰於申包胥。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遂伐吳滅之。陳皞曰。智力既全。威權在我。但自養士卒。爲不可勝之謀。天下諸侯無權可事也。仁智義謀。己之私有用。以濟衆。故曰。伸私威振天下。德光四海。恩沾品物。信及豚魚。百姓歸心。無思不服。故攻城必拔。伐國必墮也。賈林曰。諸侯既懼。

不得附聚。不敢合從。我之智謀威力有餘。諸侯自歸。何用養交之也。不養一作不事。梅堯臣曰。敵既不得與諸侯交合。則我言不爭其交。不養其權。用己力而已爾。威亦爭勝於敵矣。故可拔其城。可墮其國。此謂霸王之兵也。王皙曰。結交養權。則天下可從。申私損威。則國城不保。張預曰。不爭交。援則勢孤而助寡。不養權力。則人離而國弱。伸一己之私忿。暴兵威於敵國。則終取敗亡也。或曰。敵國衆既不得聚。交又不得合。則我當絕其交。奪其權。得伸己所欲。而威倍於敵國。故人城可得而拔。人國可得而奪之。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曹公曰。言軍法令不應預施懸也。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作賞。此之謂也。此注原本脫今據通典補正 賈林曰。

欲拔城墮國之時。故懸國外之賞罰。行政外之威令。故不守常法常政。故曰無法無政。梅堯臣曰。瞻

功行賞。法不預設。臨敵作誓。政不先懸。王皙曰。杜姦媮也。曹公曰。軍法令不預施懸之。司馬法曰。見

敵作誓。瞻功行賞。此之謂也。張預曰。法不先施。政不預告。皆臨事立制。以勵士心。司馬法曰。見敵作

誓。瞻功行賞。

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曹公曰。犯用也。言明賞罰。雖用衆若使一人也。李筌曰。善用兵者。爲法作攻。而人不知。懸事無令。而

人從之。是以犯衆如一人也。梅堯臣曰：犯用也。賞犯嚴明，用多若用寡也。張預曰：賞功不逾時，罰罪不遷列，賞罰之典，既明且速，則用衆如寡也。

犯之以事，勿告以言。

梅堯臣曰：但用以戰，不告以謀。王皙曰：情泄則謀乖。張預曰：任用之於戰鬥，勿諭之以權謀。人知謀則疑也。若裴行儉不告士卒以徙營之由是也。

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曹公曰：勿使知害。李筌曰：犯用也。卒知言與害，則生疑難。梅堯臣曰：用令知利，不令知害。王皙曰：慮疑懼也。張預曰：人情見利則進，知害則避，故勿告以害也。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曹公曰：必殊死戰，在亡地無敗者。孫臏曰：兵恐不投之死地也。李筌曰：兵居死地，必決命而鬪以求生。韓信水上軍，則其義也。梅堯臣曰：地雖曰亡，力戰不亡。地雖曰死，死戰不死。故曰：亡者存之基，死者生之本也。何氏曰：如漢王遣將韓信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葦山而觀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遙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軍之旗鼓，行出

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走水上軍。趙空壁逐信。信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攻信。既不得還壁。見漢幟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陳餘。泚水上擒趙王。諸將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梁將陳慶之守渦陽城。與後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諸將恐腹背受敵。議退師。慶之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多。諸軍並無鬪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鈔暴耳。蓋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必捷。諸將壯其計。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噪而攻。遂大奔潰。斬獲略盡。後魏末。齊神武興義兵於河北。時爾朱兆等四將。兵馬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時神武士馬不滿三萬。以衆寡不敵。遂於韓陵山爲圓陳。繫牛驢以塞道。於是將士皆死戰。四面奮擊。大破之。齊神武兵少。天光等兵十倍。圍而缺之。神武乃自塞其缺。士皆有必死之志。是以破敵也。高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請降。後周周將楊忠與柱國達武援之。於是共率騎士五千人。各乘馬一匹。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

使報消難而皆不反命。去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四面峭絕，徒聞擊柝之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騎遣召武。時齊鎮城將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陴，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帛，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到洛南，皆解鞍而臥。齊衆來追於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以當吾鋒。食畢，齊兵佯若渡水，忠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退。」張預曰：「置之死亡之地，則人自爲戰，乃可存活也。」項將救趙，破釜焚廬，示以必死。諸侯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遂虜秦將是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

梅堯臣曰：「未陷難則士卒心不專，旣陷危難然後勝。勝敗在人爲之耳。」張預曰：「士卒用命，則勝敗之事在我所爲。」

故爲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

曹公曰：「佯愚也。」或曰：「彼欲進，設伏而退，欲去，開而擊之。」李筌曰：「敵欲攻，我以守待之；敵欲戰，我以奇待之；退伏利誘，皆順其所欲。」杜牧曰：「夫順敵之意，蓋言我欲擊敵，未見其隙，則藏形閉跡，敵人之所爲，順之勿驚。假如強以陵我，我則示怯而伏，且順其強，以驕其意，候其懈怠而攻之。假如欲退而歸，則開圍使去，以順其退，使無鬪志，遂因而擊之，皆順敵之旨也。」陳皞曰：「順敵之旨，不假多說，但強示之。」

弱。進示之退。使敵心不戒。然後攻而破之必矣。梅堯臣曰。佯怯佯弱。佯亂佯北。敵人輕來。我志乃得。張預曰。彼欲進則誘之令進。彼欲退則緩之令退。奉順其旨。設奇伏以取之。或曰。敵有所欲。當順其意。以驕之。留爲後圖。若東胡遣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千里馬。冒頓與之。復遣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又與之。及其驕怠而擊之。遂滅東胡是也。并敵一向。千里殺將。

曹公曰。并兵向敵。雖千里能擒其將也。杜牧曰。上文言爲兵之事。在順敵之意。此乃未見敵人之隙耳。若已見其隙。有可攻之勢。則須并兵專力。以向敵人。雖千里之遠。亦可以殺其將也。賈林曰。能以利誘敵人。使一向趨之。則我雖遠千里。亦可擒殺其將。梅堯臣曰。隨敵一向。然後發伏出奇。則能遠擒其將。王皙曰。順敵意。隨敵形。及其空虛不虞。并兵一力以向之。可以覆其軍。殺其將。則明如冒頓滅東胡之事是也。

此謂巧能成事者也。

曹公曰。是成事巧者也。一作是謂巧攻成事。梅堯臣曰。能順敵而取勝。機巧者也。何氏曰。能如此者。是巧攻之成事者也。張預曰。始順其意。後殺其將。成事之巧也。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



曹公曰。謀定則閉關折符。無得有所沮議。恐惑衆士心也。杜牧曰。其所不通。豈敵人之使乎。若敵人之使不受。則何必夷關折符。然後爲不通乎。答曰。夷關折符者。不令國人出入。蓋恐敵人有間使潛來。或藏形隱跡。由危歷險。或竊符盜信。假託姓名。而來窺我也。無通其使者。敵人若有使來聘。亦不可受之。恐有智能之士。如張孟談。婁敬之屬。見其微而知著。測我虛實也。此乃兵形未成。恐敵人先事以制我也。兵形已成。出境之後。則使在其間。古之道也。梅堯臣曰。夷滅也。折斷也。舉政之日。滅塞道梁。斷毀符節。使不通者。恐泄我事也。張預曰。廟算已定。軍謀已成。則夷塞關梁。毀折符信。勿通使命。恐泄我事也。彼有使來。則當納之。故下文云。敵之開闔。必亟入之。

勵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

曹公曰。誅治也。杜牧曰。勵。揣厲也。言廊廟之上。誅治其事。成敗先定。然後興師。一本作以謀其事。梅堯臣曰。嚴整於廊廟之上。以計其事。言其密也。何氏曰。磨勵廟勝之策。以責成其事。張預曰。兵者大事。不可輕議。當惕勵於廟堂之上。密治其事。貴謀不外泄也。

敵人開闔。必亟入之。

曹公曰。敵有間隙。當急入之也。孟氏曰。開闔。間者也。有間來則疾內之。李筌曰。敵開闔未定。必急來也。梅堯臣同孟氏註。張預曰。開闔。謂間使也。敵有間來。當急受之。或曰。謂敵人或開或闔。出入

無常。進退未決。則宜急乘之。

先其所愛。

曹公曰。據利便也。李筌曰。先攻其積聚及妻子。利不擇其用也。杜牧曰。凡是敵人所愛惜倚恃。以爲軍者。則先奪之也。梅堯臣曰。先察其便利愛惜之所也。何氏同杜牧註。

微與之期。

曹公曰。後人發。先人至。杜牧曰。微者。潛也。言以敵人所愛利便之處爲期。將欲謀敵之。故潛往赴期。不令敵人知也。陳皞曰。我若先奪便地。而敵不至。雖有其利。亦奚用之。是以欲取其愛惜之處。必先微與敵人相期。誤之使必至。梅堯臣曰。微露之期。使間歸告。然後我後人發。先人至也。後發者。欲其必赴也。先至者。奪其所愛也。王皙曰。權譎也。微者。所以示密也。公曰。先敵至也。張預曰。兵所愛者。便利之地。我欲先據。當微露其意。與之相期。敵方趨之。我乃後發而先至也。所以使敵先趨者。恐我至而敵不來也。故曰。爭地吾將趨其後。

踐墨隨敵。以決戰事。

曹公曰。行踐規矩無常也。李筌曰。墨者。出道也。出遲道而從之。恐不及。杜牧曰。墨。規矩也。言我常須踐履規矩。深守法制。隨敵人之形。若有可乘之勢。則出而決戰。陳皞曰。兵雖要在迅速。以決戰事。

然自始及末。須守法制。縱獲勝捷。亦不可爭競擾亂也。城濮之戰。晉文公登有莘之墟。以望其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踐墨一作剗墨。賈林曰。剗。除也。墨。繩墨也。隨敵計以決戰事。惟勝是利。不可守以繩墨而爲。梅堯臣曰。舉動必踐法度。而隨敵屈伸。因利以決戰也。

王皙曰。踐兵法如繩墨。然後可以順敵決勝。張預曰。循守法度。踐履規矩。隨敵變化。形勢無常。乃可以決戰取勝。墨。繩墨也。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是也。

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曹公李筌曰。處女示弱。脫兔往疾也。杜牧曰。言敵人初時。謂我所能爲如處女之弱。我因急去攻之。險迅疾速。如兔之脫走。不捍拒也。或曰。我避敵走如脫兔。曰非也。梅堯臣曰。始若處女。踐規矩之謂也。後若脫兔。應敵決戰之謂也。王皙曰。處女。隨敵也。開戶。不虞也。脫兔。疾也。若田單守即墨而破燕軍是也。張預曰。守則如處女之弱。令敵懈怠。是以啓隙。攻則猶脫兔之疾。乘敵倉卒。是以莫禦。太史公謂田單守即墨。攻騎劫。正如此語。不其然乎。



#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

火攻篇曹公曰以火攻人當擇時日也王皙曰助兵取勝戒虛發也張預曰以火攻敵當使姦細潛行地里之遠近途徑之險易先熟知之乃可往故次九地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

杜佑曰與敵陳師敵傍近草因焚燒之戰之助也。據通典補李筌曰焚其營殺其士卒也。杜牧曰焚其

營柵因燒兵士吳起曰凡軍居荒澤草木幽穢可焚而滅蜀先主伐吳吳將陸遜拒之於夷陵先攻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敵之術矣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破四十餘營死者萬數備因夜遁軍資器械略盡遂歐血而殂梅堯臣曰焚營柵荒穢以助攻戰也何氏曰魯桓公世焚邾婁之咸邱始以火攻也後世兵家者流故有五火之攻以佐取勝之道也如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餘衆悉燒死又皇甫嵩率衆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苜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

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大破之。又五代梁太祖乾寧中。親領大軍。由鄆州東北。次於魚山。朱宣覘知。卽以兵徑至。且圖速戰。帝軍出砦。時宣瑾已陳於前。須臾東南風大起。帝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帝卽令騎士揚鞭呼嘯。俄而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帝因令縱火。旣而煙燄亘天。乘勢以攻賊陳。宣瑾大破。餘衆擁入清河。因築京觀于魚山之下。又後唐伐蜀。工部任圜以大軍至漢州。康延孝來逆戰。圜命董璋以東川儒卒當其鋒。伏精兵於其後。延孝擊退東川之軍。急追之。遇伏兵。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兵二萬與圜合勢攻之。漢州四面樹竹木爲柵。三月。圜陳于金雁橋。卽率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燄亘空。延孝危急。引騎出陳于金鴈橋。又大敗之。張預曰。焚彼營舍以殺其士。火攻之先也。班超燒匈奴使者是也。

二曰火積。

杜佑曰。燒其積蓄。據通典補

李筌曰。焚積聚也。

杜牧曰。積者。積蓄也。糧食薪芻是也。高祖與項羽相持。

成皋。爲羽所敗。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修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楚軍乏食。隋文帝時。高穎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可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梅堯臣曰。焚其委積。以困芻糧。張預曰。焚其積聚。使芻糧不足。故曰。軍無委積。則亡。劉賈燒楚積聚。

是也。

三曰火輜。四曰火庫。

杜佑曰：燒其輜重，使奸人入敵營，燒其兵庫。按通典補李筌曰：燒其輜重，焚其庫室。杜牧曰：器械財貨。

及軍士衣裝，在車中上道未止曰輜。在城營壘已有止舍曰庫。其所藏二者皆同。後漢末袁紹相許攸降曹公曰：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車，屯軍不嚴，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焚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公大喜，選精騎五十，皆用袁氏旗幟，銜枚縛馬口，從間道出入，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公抄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因大破之。輜重悉焚之矣。陳皞曰：夫敵有愛惜之物，亦可以攻之，彼若出救，是我以火分其勢也。更遇其心神撓惑，自可破軍殺將也。梅堯臣曰：焚其輜重，以窳貨財，焚其庫室，以空蓄聚。何氏曰：如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前燕，慕容評率兵四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遣將郭慶率步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于晉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因而滅之。張預曰：焚其輜重，使器用不供，故曰：軍無輜重則亡。曹公燒袁紹輜重，是也。焚其府庫，使財貨不充，故曰：軍無財則士不來。

五曰火隊。按通典本隊又作墜

杜佑曰：墜，墮也。以火墮敵營中也。火墜之法，以鐵籠火，着箭頭頸，強弩射敵營中，一曰火道，燒絕其糧。

道。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焚其隊仗兵器。杜牧曰。焚其行伍。因亂而擊之。賈林曰。隊道也。燒絕糧道。及轉運也。梅堯臣曰。焚其隊仗。以奪兵具。隧一作隊。何時同賈林註。張預曰。焚其隊仗。使兵無戰具。故曰器械不利。則難以應敵也。

行火必有因。

曹公曰。因姦人。杜佑曰。因姦人也。又因風燥而焚之。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因姦人而內應也。陳皞曰。

須得其便。不獨姦人。賈林曰。因風燥而焚之。張預曰。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聚糧。居近草莽。因風而焚之。

煙火必素具。

曹公曰。煙火燒具也。杜佑曰。燒具也。先具燧之屬。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薪芻蒿艾糧糞之屬。杜牧曰。

艾蒿荻葦薪芻膏油之屬。先須修事以備用。兵法有火箭。火簾。火杏。火兵。火戰。火禽。火盜。火弩。凡此者皆可用也。梅堯臣曰。潛姦伺隙。必有使也。秉秆持燧。必先備也。傳曰。惟事事有備。乃無患也。張預曰。貯火之器。燃火之物。常須預備。伺便而發。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

梅堯臣曰。不妄發也。張預曰。不可偶然。當伺時日。



時者天之燥也。

曹公曰燥者早也。梅堯臣曰早爇易燎。張預曰天時早燥則火易燃。

日者宿在箕壁翼軫也。原本宿作月從通典御覽改正又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箕壁通典御覽皆作戊箕東壁

杜佑曰戊翼參曰月宿此宿之日風起。蕭世誠曰春丙子夏戊巳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也。

吾勘太乙中有飛鳥十精知風雨期。五子元運式也。各候其時可以用火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天文志

月宿此者多風。玉經云常以月加日從營室順數十五至翼月宿在於此也。杜牧曰宿者月之所宿

也。四宿者風之使也。梅堯臣曰箕龍尾也。壁東壁也。翼軫鶉尾也。宿在者謂月之所次也。四宿好風

月離必起。張預曰四星好風。月宿則起。當推步躔次。知所宿之日則行火。一說春丙丁夏戊巳秋壬

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又占風法。取雞羽重八兩掛於五丈竿上。以候風所從來。四宿即箕壁翼

軫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

梅堯臣曰因火為變以兵應之。張預曰因其火變以兵應之。五火即人積輜庫隊也。

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御覽早作軍誤

曹公曰以兵應之也。杜佑曰以兵應之使間人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李筌曰乘火

勢而應之也。杜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聞火初作，即攻之。若火闌衆定而攻之，當無益，故曰早也。梅堯臣曰：內若驚亂，外以兵擊。張預曰：火纔發於內，則兵急擊於外，表裏齊攻，敵易驚亂。

火發而其兵靜者，原本無而其二字從通典補待而勿攻。

杜牧曰：火作不驚，敵素有備，不可遽攻，須待其變者也。梅堯臣曰：不驚撓者，必有備也。王皙曰：以不變也。何氏曰：火作而敵不驚者，必有備也。我往攻則反或受害。張預曰：火雖發而兵不亂者，敵有備也。復防其變，故不可攻。

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

曹公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杜佑曰：見利則進，知難則退，極盡也。盡火力可則應，不可則止，無使敵知吾所爲。李筌曰：夫火發兵不亂，不可攻。杜牧曰：俟火盡已來，若敵人擾亂則攻之，若敵終靜不擾，則收兵而退也。梅堯臣曰：極其火勢，待其變則攻，不變則勿攻。王皙曰：伺其變亂則乘之，終不變亂則自治而蓄力。何氏曰：如魏滿寵征吳，勅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我營，宜爲之備。諸軍皆警，夜半果來燒營，寵掩擊破之者是也。張預曰：盡其火勢，亂則攻，安靜則退。

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李筌曰。魏武破袁紹於官渡。用許攸計。燒輜重萬餘。則其義也。杜牧曰。上文云。五火變須發於內。若敵居荒澤草穢。或營柵可焚之地。卽須及時發火。不必更待內發。作然後應之。恐敵人自燒野草。我起火無益。漢時李陵征匈奴。戰敗爲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蒹葭。用絕火勢。陳皞曰。以時發之。所謂天之燥。月之宿在四星也。賈林曰。火可發於外。不必待內應。得時卽應發。不可拘於常勢也。梅堯臣同杜牧註。張預曰。火亦可發於外。不必須待作於內。但有便則應時而發。黃巾賊張角圍漢將皇甫嵩於長社。賊以草結營。嵩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遂敗走。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曹公曰。不便也。杜佑曰。不便也。燒之必退。退而逆攻之。必爲所害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隋江東賊劉元進。攻王世充於延陵。令把草東方。因風縱火。俄而迴風。悉燒元進營。軍人多死者。杜牧曰。若是東。則焚敵之東。我亦隨以攻其東。若火發東面。攻其西。則與敵人同受也。故無攻下風。則順風也。若舉東。可知其他也。梅堯臣曰。逆火勢非便也。敵必死戰。王皙曰。或擊其左右可也。張預曰。燒之必退。退而逆擊之。必死戰。則不便也。

書風久。夜風止。

曹公曰：數當然也。杜佑曰：數，常也。陽風也。晝風則火氣相動也。夜風卒欲縱火，亦當知風之長短也。  
據通典 御覽補 李筌曰：不知始也。杜牧曰：老子曰：飄風不終朝。梅堯臣曰：凡晝風必夜止，夜風必晝止。  
數當然也。王皙同梅堯臣註。張預曰：晝起則夜息，數當然也。故老子曰：飄風不終朝。  
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杜佑曰：既知起五火之變，當復以數消息其可否。杜牧曰：須算星躔之數，守風起日，乃可發火，不可  
偶然而為之。梅堯臣曰：數星之躔，以候風起之日，然而發火，亦當有防其變。張預曰：不可止知以  
火攻人，亦當防人攻己，推四星之度數，知風起之日，則嚴備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

杜佑曰：取勝明也。據通典補 梅堯臣曰：明白易勝。張預曰：用火助攻，灼然可以取勝。

以水佐攻者強。

杜佑曰：水以為衝故強。梅堯臣曰：勢之強也。張預曰：水能分敵之軍，彼勢分則我勢強。

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曹公曰：火佐者取勝明也，水佐者但可以絕敵道，分敵軍，不可以奪敵蓄積。杜佑曰：水但能絕其敵  
道，分敵軍耳，不可以奪敵蓄積及計數也。從通典補 李筌曰：軍者必守術數而佐之，水火所以明強也，光

武之敗王莽。魏武之擒呂布。皆其義也。以水絕敵人之軍。分爲二則可。難以奪敵人之蓄積。杜牧曰。水可絕敵糧道。絕敵救援。絕敵奔逸。絕敵衝擊。不可以久。奪險要蓄積也。王皙曰。強者取其決注之暴。張預曰。水止能隔絕敵軍。使前後不相及。取其一時之勝。然不若火能焚奪敵之積聚。使之滅亡者。韓信決水斬楚將龍且。是一時之勝。曹公焚袁紹輜重。紹因以敗。是使之滅亡也。水不若火。故詳於火而略於水。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曹公曰。若水之留。不復還也。或曰。賞不以時。但費留也。賞善不踰日也。李筌曰。賞不踰日。罰不踰時。若功立而不賞。有罪而不罰。則士卒疑惑。曰。有費也。杜牧曰。修者舉也。夫戰勝攻取。若不藉有功舉而賞之。則三軍之士必不用命也。則有凶咎。徒留滯費耗。終不成事也。賈林曰。費留。惜費也。梅堯臣曰。欲戰必勝。攻必取者。在因時乘便。能作爲功也。作爲功者。修火攻水攻之類。不可坐守其利也。坐守其利者凶也。是謂費留矣。王皙曰。戰勝攻取而不修功賞之差。則人不勸。不勸則費財。老師凶害也已。張預曰。戰攻所以能必勝必取也。水火之助也。水火所以能破軍敗敵者。士卒之用命也。不修舉有功而與之凶咎之道也。財竭師老而不得歸。費留之謂也。

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

杜牧曰。黃石公曰。夫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為用。賈林曰。明主慮其事。良將修其功。梅堯臣曰。始則君發其慮。終則將修其功。張預曰。君當謀慮攻戰之事。將當修舉尅捷之功。

非利不動。御覽作不起。按此與李筌杜牧本皆同。

李筌曰。明主賢將。非見利不起兵。杜牧曰。先見起兵之利。然後兵起。梅堯臣曰。凡兵非利於民。不與也。一作非利不起也。

非得不用。

杜牧曰。先見敵人可得。然後用兵。賈林曰。非得其利不用也。

非危不戰。

曹公曰。不得已而用兵。李筌曰。非至危不戰。梅堯臣曰。凡用兵。非危急不戰也。所以重凶器也。張預曰。兵凶器。戰危事。須防禍敗。不可輕舉。不得已而後用。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通典御覽皆兩引作興軍。

王皙曰。不可但以怒也。若息侯伐鄭。張預曰。因怒興師。不亡者鮮。若息侯與鄭伯有違言而伐鄭。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

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御覽一引作合戰。

王皙曰：不可但以慍也。若晉趙穿，張預曰：因忿而戰，罕有不敗。若姚襄怒苻堅，黃眉壓壘而陳，因出戰，爲黃眉所敗，是也。怒大於慍，故以主言之；慍小於怒，故以將言之。君則可以興兵，將則可以言戰。

合於利而動。通典御覽兩引動皆爲用，按九地篇亦云合於利而動也。不合於利而止。

曹公曰：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杜佑曰：人主聚衆興軍，以道理勝負之計，不可以己之私怒。將舉兵則以策，不可以慍恚之故而合戰也。賈林曰：慍怒內作，不顧安危，固不可也。梅堯臣曰：兵以義動，無以怒興。戰以利勝，無以慍敗。張預曰：不可因己之喜怒而用兵，當顧利害所在。尉繚子曰：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

張預曰：見於色者謂之喜，得於心者謂之悅。

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

杜佑曰：凡主怒興軍伐人，無素謀明計，則破亡矣。將慍怒而鬥，倉卒而合戰，所傷殺必多。怒慍復可以悅喜，言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者，言當慎之。杜牧曰：亡國者，非能亡人之國也，言不度德，不量力，因怒興師，因慍合戰，則其兵自死，其國自亡者也。梅堯臣曰：一時之怒，可返而喜也；一時之慍，

可返而悅也。國亡軍死不可復已。王皙曰：喜怒無常，則威信去矣。張預曰：君因怒而興兵，則國必亡。將因愠而輕戰，則士必死。

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通典及御覽無全軍二字脫

杜牧曰：警言戒之也。梅堯臣曰：主當慎重，將當警懼。張預曰：君常慎於用兵，則可以安國。將常戒

於輕戰，則可以全軍。



# 孫子十家註卷十三

用間篇

曹公李筌曰戰者必用間諜以知敵之情實也張預曰欲素知敵情者非間不可也然用間之道尤須微密故次火攻也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兵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御覽無怠於道路句脫也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曹公曰古者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李筌曰古者發一家之兵則鄰里三族共資之是以不得耕稼者七十萬家而資十萬之衆矣杜牧曰古者一夫田一頃夫九頃之地中心一頃鑿井樹廬八家居之是爲井田怠疲也言七十萬家奉十萬之師轉輸疲於道路也梅堯臣曰輸糧供用公私煩役疲於道路廢於耒耜也曹說是也張預曰井田之法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興兵十萬則輟耕作者七十萬家也或問曰重地則掠疲於道路而轉輸何也曰非止運糧亦供器用也且兵貴掠敵者謂深踐敵境則當備其乏故須掠以繼食非專館穀於敵也亦有積鹵之地無糧可因得不餉乎

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李筌曰惜爵賞不與間諜令窺敵之動靜是爲不仁之至也杜牧曰言不能以厚利使間也梅堯

臣曰。相守數年。則七十萬家所費多矣。而乃惜爵祿百金之微。不以遺間釣情取勝。是不仁之極也。王皙曰。恇財賞不用間也。張預曰。相持且久。七十萬家財力一困。不知恤此。而反靳爵賞之細。不以啗間求索知敵情者。不仁之甚也。

非人之將也。

梅堯臣曰。非將人成功者也。

非主之佐也。

一本作非仁之佐也。梅堯臣曰。非以仁佐國者也。

非勝之主也。

梅堯臣曰。非致勝主利者也。張預曰。不可以將人。不可以佐主。不可以主勝。勤勤而言者。嘆惜之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

李筌曰。爲間也。杜牧曰。知敵情也。梅堯臣曰。主不妄動。動必勝人。將不苟功。功必出衆。所以者何也。在預知敵情也。王皙曰。先知敵情。制如神也。何氏曰。周官士師掌邦諜。蓋異國間伺之謂也。故兵家之有四機二權。曰事機。曰智權。皆善用間諜者也。故能敵人動靜。我預知矣。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

齊之動靜。朝廷皆先知之。時有主帥許益。孝寬委以心膂。令守一戍。益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又李達爲都督義州宏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每厚撫境外之人。使爲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爲悔。其得人心也如此。張預曰。先知敵情。故動則勝人。功業卓然。超絕羣衆。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張預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以禱祀而取。

不可象於事。

曹公曰。不可以禱祀而求。亦不可以事類而求也。李筌曰。不可取於鬼神象類。唯間者能知敵之情。

杜牧曰。象者類也。言不可以他事比類而求。梅堯臣曰。不可以卜筮知也。不可以象類求也。張預

曰。不可以事之相類者擬象而求。

不可驗於度。

曹公曰。不可以事數度也。李筌曰。度。數也。夫長短闊狹。遠近小大。即可驗之於度數。人之情僞。度不

能知也。梅堯臣曰。不可以度數驗也。言先知之難也。張預曰。不可以度數推驗而知。

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曹公曰。因人也。李筌曰。因間人也。梅堯臣曰。鬼神之情。可以筮卜知。形氣之物。可以象類求。天地之理。可以度數驗。唯敵之情。必由間者而後知也。張預曰。鬼神象類。度數皆不可以求。先知必因人而後知敵情也。

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梅堯臣曰。五間之名也。張預曰。此五間之名。因間當爲鄉間。故下文云。鄉間可得而使。

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爲神紀。通典御覽人君之寶也。爲作謂

曹公曰。同時任用五間也。李筌曰。五間者。因五人用之。杜牧曰。五間俱起者。敵人不知其情。泄形

露之道。乃鬼神之綱紀。人君之重寶也。賈林曰。紀。理也。言敵人俱莫知我。以何道。如通神理也。梅

堯臣曰。五間俱起。以間敵。而莫知我用之之道。是曰神妙之綱紀。人君之所貴也。張預曰。五間循環

而用人。莫能測其理。茲乃神妙之綱紀。人君之重寶也。

因問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杜佑曰。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杜牧曰。因敵鄉國之人。而厚撫之。

使爲間也。晉豫州刺史祖逖之鎮雍邱。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而遇之。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

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有異圖。輒密以聞。前後尅獲。蓋由於此。西

魏章孝寬使齊人斬許益而來。猶其義也。賈林曰。讀因間爲鄉間。梅堯臣曰。因其國人利而使之。何氏曰。如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弊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張預曰。因敵國人。知其底裏。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章孝寬以金帛啗齊人。而齊人遙通書疏是也。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杜佑曰。因其在官失職者。若刑戮之子孫。與受罰之家也。因其有隙。就而用之。李筌曰。因敵人失職之官。魏用許攸也。杜牧曰。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亦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己之材能者。有翻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問遺。厚賂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問其君臣使不和同也。梅堯臣曰。因其官屬。結而用之。何氏曰。如益州牧羅尙。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尙。欲爲內應。以火爲期。尙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又以繩汲上尙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尙軍。此用內間之勢也。又隋陰壽爲幽州總管。高寶寧舉兵反。壽討之。寶寧奔

于磧北。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遣其子僧伽。率輕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鞞之衆來攻。道昂苦戰連日。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賄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月餘。世模率其衆降。寶寧復走契丹。爲其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邊遂安。又唐太宗討竇建德。入武牢。進薄其營。多所傷殺。凌敬進說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有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王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齎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衆心甚銳。此天贊我矣。因此決戰。必然大捷。已依衆議。不得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杖出焉。於是悉衆進逼武牢。太宗按甲挫其銳。建德中槍竄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生獲之。又王翦爲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商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商欲與秦廢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商。後三月。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也。張預曰。因其失意之官。或刑戮之子弟。凡有隙者。厚利使之。晉任析公。吳納子胥。皆近之。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杜佑曰。敵使間來視我。我知之。因厚賂重許。反使爲我間也。蕭世誠曰。言敵使人來候我。我佯不知。而示以虛事。前卻期會。使師相語。是曰反間。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敵有間來窺我得失。我厚賂之。而令反爲我間也。杜牧曰。敵有間來窺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賂誘之。反爲我用。或佯爲不覺。示以僞情。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爲我用也。陳平初爲漢王護軍尉。項羽圍於滎陽。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勿聽。平曰。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旣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卽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疽發而死。卒用陳平之計滅楚也。梅堯臣曰。或以僞事給之。或以厚利啗之。王皙曰。反敵間反爲我間也。或留之。使言其情。又或示以詭形而遣之。何氏曰。如燕昭王以樂毅爲將。破齊七十餘城。及惠王立。與樂毅有隙。齊將田單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

爲然。使騎劫代樂毅。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問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燕人從之。卽墨人激怒請戰。大破燕師。所亡七十餘城。悉復之。又秦師圍趙闕與。趙將趙奢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間來。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以爲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隨而卷甲趨秦師。擊破之。又范雎爲秦昭王將。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廉頗堅壁以待。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雖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趙括耳。廉頗軍易與。且降矣。趙王旣怒廉頗。軍多亡失。數敗。又反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聞括將。以白起爲上將軍。射殺括。及坑降卒四十萬。張預曰。敵有間來。或重賂厚禮以結之。告以僞辭。或佯爲不知。疎而慢之。示以虛事。使之歸報。則反爲我利也。趙奢善食秦間。漢軍佯驚楚使是也。

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通典御覽傳皆作待。按此與李筌本同也。

杜佑曰。詐誑詐之事於外。佯漏泄之。使吾間知之。吾間至敵中。爲敵所得。必以誑事輸敵。敵從而備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又云。敵間來。聞我誑事。以持歸。然皆非所圖也。二間皆不能知幽隱深密。故曰死間也。蕭世誠曰。所獲敵人。及已叛亡軍士。有重罪繫者。故爲貸免。相勅勿泄。佯不祕密。令敵間竊聞之。吾因縱之。使死亡。必歸敵。必信焉。往必死。故曰死間。李筌曰。情詐爲不足信。吾知之。今吾動此間而待之。此筌以待字爲非傳也。杜牧曰。誑者。詐也。言吾間在敵。未知事情。我則詐立事跡。令吾間憑



其詐跡。以輸誠於敵。而得敵信也。若吾進取與詐跡不同。問者不能脫。則爲敵所殺。故曰死間也。漢王使酈生下齊。下之。齊罷守備。韓信因而下之。田橫怒。烹酈生。此事甚近。梅堯臣曰。以誑告敵。事乖必殺。王皙曰。詐而間使敵得之。間以吾詐告敵。事決必殺之也。何氏曰。如戰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期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不備。鄭襲而取之。此用死間之勢也。又班超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茲二國。揚言兵少不敵。罷散。乃陰緩生口。歸以告龜茲。王喜而不虞。超卽潛勒兵。馳赴莎車。大破降之。斯亦同死間之勢。又李靖伐突厥。頡利可汗。以唐儉先在突厥結和親。突厥不備。靖因掩擊破之。張預曰。欲使敵人殺其賢能。乃令死士持虛僞以赴之。吾間至敵。爲彼所得。彼以誑事爲實。必俱殺之。我朝智太尉嘗貸人死。使僞爲僧。吞蠟彈入西夏。至則爲其所囚。僧以彈告。卽下之。開讀乃所遺彼謀臣書也。戎主怒。誅其臣。并殺間僧。此其義也。然死間之事非一。或使吾間詣敵約和。我反伐之。則間者立死。酈生烹於齊王。唐儉殺於突厥是也。

生間者。反報也。

杜佑曰。擇己之有賢材智能。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所爲已知其實。還以報我。故曰生間。李筌曰。往來之使。杜牧曰。往來相通報也。生間者。必取內明外愚。形劣心壯。趨捷勁勇。閑

於鄙事能忍饑寒垢恥者爲之。賈林曰：身則公行，心乃私覘，往反報復，常無所害，故曰生間。梅堯臣曰：使智辨者往覘其情，而以歸報也。何氏曰：如華元登子反之牀而歸，又如隋達奚武爲東秦刺史時，齊神武趣沙苑，太祖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之。張預曰：選智能之士，往視敵情，歸以報我，若婁敬知匈奴之強，以告高祖之類，然生間之事亦衆，或已欲退，告敵以戰，或已欲戰，告敵以退，若秦行人夜戒晉師曰：來日請相見，與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夜遁，又呂延攻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乃遣間，稱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延不從，遂爲所敗是也。

故三軍之親

原本作事從通典御覽改正

莫親於間

杜佑曰：若不親撫，重以祿賞，則反爲敵用，洩我情實。杜牧曰：受辭指蹤，在於臥內。梅堯臣曰：入幄受詞，最爲親近。王皙曰：以腹心親結之。張預曰：三軍之士，然皆親撫，獨於間者，以腹心相委，是最爲親密也。

賞莫厚於間

杜佑曰：厚賞之賴其用。梅堯臣曰：爵祿金帛，我無愛焉。王皙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張預曰：非

高爵厚利不能使間。陳平曰：願出黃金四十萬斤，間楚君臣，事莫密於間。

杜佑曰：間事不密，則爲己害。杜牧曰：出口入耳也。密一作審。梅堯臣曰：幾事不密則害成。王皙曰：獨將與謀。張預曰：惟將與間，得聞其事，非密與。

非聖智不能用間。

杜佑曰：不能得間人之用也。從通典御覽補杜牧曰：先量間者之性，誠實多智，然後可用之。厚貌深情，險於

山川，非聖人莫能知。梅堯臣曰：知其情偽，辨其邪正，則能用。王皙曰：聖通而先識，智明於事。張

預曰：聖則事無不通，智則洞照幾先，然後能爲間事。或曰：聖智則能知人。

非仁義不能使間。

孟氏曰：太公曰：仁義著則賢者歸之，賢者歸之則其間可用也。陳皞曰：仁者有恩以及人，義者得宜

而制事。主將者既能仁結而義使，則間者盡心而覘察，樂爲我用也。梅堯臣曰：撫之以仁，示之以義，

則能使。王皙曰：仁結其心，義激其節，仁義使人有何不可。張預曰：仁則不愛爵賞，義則果決無疑。

既啗以厚利，又待以至誠，則間者竭力。

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通典本微妙作微密御覽同

杜佑曰：精微用意，密不泄漏。杜牧曰：間亦有利於財寶，不得敵之實情，但將虛辭以赴我約，此須用心淵妙，乃能酌其情偽虛實也。梅堯臣曰：防間反爲敵所使，思慮故宜幾微臻妙。王皙曰：謂間者必性識微妙，乃能得所間之事實。張預曰：間以利害來告，須用心淵微精妙，乃能察其真偽。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杜牧曰：言每事皆須先知也。梅堯臣曰：微之又微，則何所不知。王皙曰：丁寧之當事，事知敵之情也。張預曰：密之又密，則事無巨細，皆先知也。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通典作先聞其間者，與所告者皆死，御覽同。

杜牧曰：告者非誘間者，則不得知間者之情，殺之可也。陳皞曰：間者未發其事，有人來告其聞者，所告者亦與間者俱殺以滅口，無令敵人知之。梅堯臣曰：殺間者惡其泄，殺告者滅其言。王皙曰：間敵之事，泄者當誅，告人亦殺，恐傳諸衆。張預曰：間敵之事，謀定而未發，忽有聞者來告，必與間俱殺之一惡，其泄一滅其口，秦已間趙，不用廉頗，秦乃以白起爲將，令軍中曰：有泄武安君將者，斬。此是已發，其事尚不欲泄，況未發乎。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杜佑曰：守謂官守職任者，謁告也，主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必先知之爲親善，有

急則呼之。則不見呵止。亦因此知敵之情。李筌曰。知其姓名。則易取也。杜牧曰。凡欲攻戰。必須知敵所用之人。賢愚巧拙。則量材以應之。漢王遣韓信。曹參灌嬰擊魏豹。問曰。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漢王曰。是口尙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陳皞曰。此言敵人左右姓名。必須我先知之。或敵使來問。我當使間去。若不知其左右姓名。則不能成間者之說。漢高伐秦。至曉關。張良曰。吾聞其將賈豎爾。可以利啗之。又曰。其將雖曰欲和。其軍士未肯。不如因其懈而擊之。乃進兵擊破之。又宋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告宋病。若非素知門人舍人左右姓名。先使開導之。又何由得登其床也。梅堯臣曰。凡敵之左右前後之姓名。皆須審省。而令吾間先知。則吾間可行矣。王皙曰。不可臨事求也。張預曰。守將守官任職之將也。謁者。典賓客之將也。門者。闔吏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凡欲擊其軍。欲攻其城。欲殺其人。必先知此左右之姓名。則可也。欲潛入其軍。則呼其名。姓而往。若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告宋病。杜元凱註引此文。謂元用此術。得以自通是也。又漢高祖入韓信臥內。取其印。亦近之。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通典御覽無必索二字杜佑曰。舍。居止也。令吾人遣以重利。復導而舍止之。則可令詭其辭。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曹公曰。舍居止也。杜佑曰。故能取敵之間而用之。杜牧曰。敵間之來。必誘以厚利而止。舍之。使爲我反間也。梅堯臣曰。必探索知敵之來間者。因而利誘之。引而舍止之。然後可爲我反間也。王皙曰。此留敵間以詢其情者也。必謹舍之。曲爲辯說。深致情愛。然後啗以大利。威以大刑。自非至忠於其君王者。皆爲我用矣。張預曰。索求也。求敵間之來窺我者。因以厚利誘導而館舍之。使反爲我間也。言舍之者。謂稽留其使也。淹延既久。論事必多。我因得察敵之情。下文言四間。皆因反間而知。非久留其人。極論其事。則何以悉知。

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今本通典鄉間作因間。後人妄改也。

杜佑曰。因反敵間而知敵情。鄉間內間者。皆可得使。杜牧曰。若敵間以利導之。尙可使爲我反間。因

此乃知厚利。亦可使鄉間內間也。此言使間非利不可。故上文云。相守數年。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情者。不仁之至也。下文皆同其義也。陳皞曰。此說疎也。言敵使間來。以利啗之。誘令止舍。

因得敵之情。因間內間。可使反間誘而使之。梅堯臣曰。其國人之可使者。其官人之可用者。皆因反間而知之。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鄉人之貪利者。官人之有隙者。誘而使之。

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通典下有因是可得而攻也。句御覽同。

杜佑曰。因誑事而知敵情。生間往反。可使知其敵之腹心所在。據通典御覽補。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可誑。

之事使死間往告之。

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

杜牧曰：可使往來如期。陳皞曰：言五間皆循環相因，惟生間可使如期。梅堯臣曰：令吾間以誑告敵者，須因反間而知敵之可誑也。生間以利害覘敵情，須因反間而知其疎密，則可往得實而歸如期也。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之情，故生間可往復如期也。

五間之事，主必知之。

李筌曰：孫子殷勤於五間，主切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杜佑曰：人主當知五間之用，厚其祿，豐其財，而反間者，五間之本，事之要也。故當在厚待。杜牧曰：鄉間、內間、死間、生間、四間者，皆因反間知敵情而能用之，故反間最切，不可不厚也。梅堯臣曰：五間之始，皆因緣於反間，故當厚遇之。張預曰：人主當用五間以知敵情，然五間皆因反間而用，則是反間者，豈可不厚待之耶？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曹公曰：伊摯，伊尹也。

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曹公曰。呂牙。太公也。梅堯臣曰。伊尹。呂牙。非叛於國也。夏不能任而殷任之。殷不能用而周用之。其成大功者。爲民也。何氏曰。伊呂聖人之耦。豈爲人間哉。今孫子引之者。言五間之用。須上智之人。如伊呂之才。智者。可以用間。蓋重之之辭耳。張預曰。伊尹。夏臣也。後歸於殷。呂望。殷臣也。後歸於周。伊呂相湯武。以兵定天下者。順乎天而應乎人也。非同伯州犂之奔楚。苗賁皇之適晉。狐庸之在吳。士會之居秦也。

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李筌曰。孫子論兵。始於計而終于間者。蓋不以攻爲主。爲將者可不慎之哉。杜牧曰。不知敵情。軍不可動。知敵之情。非間不可。故曰。三軍所恃而動。李靖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求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妙非一。卽有間其君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鄰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子貢。史廖。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而成功也。且間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辭焉。有因其仕子。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使覘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緩罪戾。微漏我僞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祕。重之以賞。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玩。恣其



所欲順而旁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探其情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辭誇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揣其所間而反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慇懃。僞相親暱。朝夕慰諭。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朝夕令使獨與已伴居。我遣聰耳者。潛於複壁中聽之。使既遲違。恐彼怪責。必是竊論心事。我知事計。遣使用之。且夫用間。間人亦用間。以間己。己以密往。人以密來。理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人來候。我虛實察我動靜。覘知事計。而行其間者。我當佯爲不覺。舍止而善飯之。微以我僞言誑事。示以前卻期會。則我之所須爲。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間之。彼若將我虛以爲實。我即乘之而得志矣。夫水所以能濟舟。亦有因水而覆沒者。間所以能成功。亦有憑間而傾敗者。若束髮事主。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不詭伏以自容。不權宜以爲利。雖有善間。其可用乎。陳皞曰。晉伯州犂奔楚。楚苗賁皇奔晉。及晉楚合戰於鄢陵。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伯州犂侍於楚王。二人各言舊國長短之情。然則晉所以勝楚者。楚所以敗也。其故何也。二子則有優劣也。是知用間之道。間敵之情。得不慎擇其人。深究其說也。故上文云。非聖智莫能用間者。夫聖智知人人。人即附之。賢者受知。則戮力爲效。非聖非智。必猜必忌。公道不啓。仁義不施。則義士賢人。因而銜憤。此將上天不祐。幽有鬼神。設無人事之變。恐有陰誅之禍。豈上智之士爲其用哉。故上文云。非仁義莫能使間。然則湯武之聖。伊呂宜用。伊呂獲用。事宜必濟。

聖賢一會。交泰時乘。道合乾坤。功格寰宇。當其耕夫於畝。畝釣叟於渭濱。知我者誰。能無念也。賈林曰。軍無五間。如人之無耳目也。王皙曰。未知敵情也。不可動也。張預曰。用師之本。在知敵情。故曰。此兵之要也。未知敵情。則軍不可舉。故曰。三軍所恃而動也。然處十三篇之末者。蓋非用兵之常也。若計戰攻形勢虛實之類。兵動則用之。至於火攻與間。則有時而爲耳。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子孫  
冊 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

長沙南正街

雲

五

印刷所

商

長沙南正街

務

印

書館

發行所

商

務各

印

埠

書館

\*E五三八七

嚴



1669382